





三魚堂日抄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卷上

朱子謂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裡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裡了愚謂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常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從一節做去雖亦可到然却費力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此說似比朱子從一方入之說較密

聖經一章大意只是序不可亂功不可闕綱領如此條目亦如此自明季學術淆亂各立宗旨或以明：德為主或以止至



善為主或主脩身或主誠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  
德於天下三綱領八條目幾如晉楚齊秦之遞相雄長其說  
雖不同總之朱子欲分為三為八諸家則欲合為一以分為  
夫離以合為易簡而聖人立言之旨汨沒久矣故今講此書  
者只要曉得序不可亂功不可闕便知一切扭合宗旨都是  
亂道三綱領還他三件八條目還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  
是聖人之意

大學對小學言若對異端曲學則小學亦大矣洒掃應對何等  
正大

朱子謂靈底是心寔底是性按章句虛靈不昧即所謂靈底是  
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即所謂寔底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

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  
叫不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或疑虛靈  
既是理與氣合則只云虛靈不昧明德意已足何必又言具  
衆理應萬事蓋具衆理應萬事是朱子恐人誤認空、知覺  
為虛靈而申言之非是虛靈之外又有所謂具衆理應萬事  
也大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此說不  
是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具衆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淺  
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  
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明

格致誠正脩脩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專主  
知見言者不同



章句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來與中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而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脩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蓋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其所以為本領者則有小學主敬一段工夫非若中庸是一貫之學必合動靜言之也大學之格致誠正脩猶論語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制乎外以養其內之功

中庸首章新安陳氏曰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功

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

胡雲峰大學通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仁義禮智之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

朱子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未嘗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好處而已大全玉溪盧氏乃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新安吳氏亦以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解至善此皆解得太深非聖經指點初學之意與朱註乖違又或問以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則言不是以



究竟言故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為至  
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見於文集淺說  
乃曰以之為標的以之為歸宿曰歸宿則是要其極至而言  
者作中庸不顯篤恭孟子大而化之境界矣亦與朱子乖違  
至若王陽明謂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即  
理也指心為善更屬亂道不足論矣

雲峰大學通饒氏曰至善只是事理當然之則非指造極之地  
而言也通曰此極字本傳中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或問曰是  
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  
一定之則真氏釋之曰則法則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  
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則然則所謂事理當

然之極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下文曰有以盡夫天理之則也  
曷嘗有以造極之地為言哉

按雲峰講盛德至善賢親樂利皆只以當然之則言

新民之止至善蒙引有二說一說謂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  
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一說仁敬孝慈信以此自盡  
者明：德之止至善也使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  
善也存疑從後說蓋以朱子曰在他雖未能在我所以望他  
者不可不如是也若從蒙引前說則將有為拙工改廢繩墨  
之弊雖論語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博施濟眾堯舜猶病然  
此是無可奈何之詞大學一書方示學者以標的不宜先設  
此想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此則大學新民之旨也



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深淺得有大小難以一槩論也愚謂定靜安慮皆然朱子又云多至安慮住了者亦緣知有淺深也定靜安慮四字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存疑所謂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其寔誠正修內節。有个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專在知邊耳吳氏季子講定靜安慮皆浮泛不切

方正學取王文憲柏諸人之論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異乎朱子而不垂乎道蒙引存疑亦以為然此是蒙引存疑一大差處以知本屬格物雖若合於孟子不徧物之意而習靜良

知之學以讀書窮理為支離者亦得託焉遂謂知本即是知之至知本之外更無功夫其弊可勝言哉

物有本末之物若依蒙引移作格致傳則與格物之物同若依章句則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新民是以物之大綱言格物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雖其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為一則誤矣

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是就條目中分个先後非上節預起之也玉溪盧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个先字應知所先七个后字應知所後不知先後二字一時俱有所先在此則所後自在彼不得云上



節言先下節言後也物格節不過目效驗之次第決言工夫之先後斷不可躐等耳且七个后字不是着力字與知止條之而后同與知所先後字不同安得謂是應知所後哉此又是繆中之謬矣

蒙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呂用晦謂此猶中庸知遠之近之知

蒙引謂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諸儒分別心意無如此明白

語類載朱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潘時舉所記則云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葉賀孫所記則云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林恪所記則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

格物明日又致知又有一條不知何人所記則云或謂物格而知便致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大全蒙引皆主潘林所記蒙引曰格物是積漸工夫致知是求到那一旦豁然貫通處又曰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全體事聖人蓋恐人於物不能盡格故又為致知之目以要其成此皆與潘氏所記相發明大全朱子曰六个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緊又答江德功曰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大抵致知



格物與下學上達一樣不是下學外有上達亦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是下學方能上達潘林所記固定論也或疑在字與六個欲字先字無分別後面云治國在齊其家亦用在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之分乎此又不然經傳中字句同而義異者甚多不得以此駁彼也

象山之頓悟荆公之執拗皆是不能格物

明揚謂知行合一於理亦無礙如知鳥喙之不可食則必不食程朱固亦有此論但明揚所謂知乃雜物之知而非格物久後豁然貫通之知此則朱子所謂不食而自以為飽其飽者病也

百方家問答問致知二字講者並以識見解之然否吳無障曰知者良知之本體識見從此出識見豈知哉認識見為知執光為明矣愚按吳無障此條的是陽明派頭

物格節是緊鞭上文上文言序之不可亂此節則見序之所以不可亂或問云物格節是覆說上文意雙峰云上節就八條目逆推工夫後節就八條目順推功效愚謂所以覆說所以順推功效總是要見序之決不亂可亂雙峰與朱子之說非有二也

或疑至雖在格後而知實在格先不有是知將甚去格愚謂格前之知即知所先後之知

李毅侯曰脩身二字只當做自明其明德者若前本明德此又本脩身便是兩截呂用晦曰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



知心意說此二條皆最明蓋脩身為本即是明德為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

或問則言天子至庶民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不求其本吳氏季子則謂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士庶有家而皆不可不求其本合二說方完

末節或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然今講家多云所厚者薄即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言其本既亂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况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如此說甚好與或問亦不相礙

釋明德章蒙引謂三引詩固有次第但此意皆在言外傳者只是次三書之詞而搃其意以歸於明：德耳愚按看書最要分別言內言外不但此章如桃之夭：三節或問亦言有次序然亦是在言外看出非言內正意也

聖經明：德章句謂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太甲顧諟天之明命大全朱子雙峰則皆兼靜存動察言須知仍重在動察邊格致誠正脩俱是動察功夫惟正心似兼動靜然大學所指正心只是以動察言玩傳文可見吳氏季子以顧諟為敬：固合動靜然敬之貫乎格致誠正脩者則在動時也

中庸首章第三節大全雙峰饒氏曰大學只言慎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 以上載松陽講義

木鍾集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若就大化上看即無極而



太極天命之性也動而陽靜而陰分而為五行化而為萬物率性之道也愚按依此則性道不可分帖中和明矣

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此不是另有求一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到極處自然能一夫子呼而問之不是要其於精察力行之外另做求一工夫另有易簡法門只是要省其精察力行之功曾到不曾到曾子覺得此時自己一心已有把捉權度在我天下萬事皆跳不出故應之速而無疑想其既唯之後亦依舊用精察力行工夫耳門人不知却疑另有直截工夫此一疑便開無窮弊竇曾子忠恕一對只是告他並無直截法門或謂存心豈不是求一工夫何謂精察力行之外無工夫不知存心亦只是精

察力行之時一段誠敬的心耳不是另有一段存心工夫即所謂主靜所謂致中亦只是於未發之時略綽提撕不是單做此工夫以求一也

木鍾集言一貫有兩個曾子之一貫即中庸所云合外內之道是就吾心性上說至程門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即論語所謂下學上達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之謂是就物理上論此段解說得明當洒掃章蒙引存疑亦見及之 看來大德敦化亦當作二樣看 參乎章大全有東陽許氏一條亦如此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隱然有一道以為之準學者且未問過不及之孰愈先問如何樣叫做過如何樣叫做不及人之辭氣不倍易不鄙難假如人口誦異端之言是倍也能闢



異端矣稍有一毫粗厲之氣有一毫自喜之意便是鄙又如對人無可語却去尋些沒要緊話頭來破窳窳此亦是鄙倍之病苟明理者一見即知鄙之病非潛心省察不覺也

木鍾集言告子只是持志不理會知言養氣愚按告子亦未嘗持志况未鍾集又言集義便是持志則益難如此說

程子謂孟子論性只說得繼之者善木鍾集曰孟子本意是說性之原頭獨指純粹至善言之即太極之本體也但既以善定名善者惡之對有善即有惡所以朱子得乘罅而進故程子以為猶落第二義也又曰繼之者是說太極流行之第一節則可謂是太極則不可愚按木鍾集此二條似不是善外安得另有太極程子之言恐只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孟子之未備者在論性不論氣不在以善定名也

孟子言今以燕伐燕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二處議論似不同然前言身為暴者不可以伐暴後言不必聖賢而亦可闢邪其說自不相妨若身為異端而又闢異端則所謂以燕伐燕矣

淳于髡男女授受不親之說猶任人食色之說其意本欲聖賢之廢禮而反先借禮以詰聖賢千古流俗之論往如此齊人猶諱言乞今則直以乞驕人真可嘆

智者之鑿有二一以虛無鑿之一以聞見鑿之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可見性不必求之虛無故者以利為本可見性又不必專求之聞見



仇滄柱謂孟子聖神朱註不分作兩人然夷惠聖而偏於清和  
不如孔子之時中即云聖之上更有神亦未嘗不可愚謂不  
然夷惠在善信時便偏却一針到得聖時只成就得他偏處  
不可以此章論也

癸亥二月偶見郝敬文如滄柱說余心非  
之曰檢此段細者益信其必然

孔子之時王道熄而異端將起之時也孔子逆知其後之必橫  
故汲：焉與七十子之徒講明六經譬如見繼欲之人必將  
致病而習醫以待之彼之病成而我之醫亦成庶幾可以無  
患且使其能早從我則并可以不致大病故孔子之明六經  
防之於病初萌之時也孟子之闢楊墨治之於病既成之時  
也七十子者病未甚而遇醫者也不然使孔子不早定六經  
則孟子亦無距楊墨且七十子聰明才力人：皆可以成異

端冉求之聚斂一變則為桑孔矣子路之治賦一變則為孫  
吳矣子貢之言語一變則為蘇張矣宰我之使民戰栗一變  
則為申韓矣曾點之春風沂水一變則為黃老矣游夏之文  
學一變則為談天炙轂宋玉景差矣子張之蕪容一變則為  
平原孟嘗信陵春申矣

聽言之難不難於別是非而難於別是中非舜之執兩用中  
所以為大知然言之不善不中者又不難於別之而難於服  
之彼或有聰明絕世之知資發為議論以求售於我而我不  
用非僅：隱焉執焉可以服其心也此更當於夫子言外想  
見大舜感人本領處

心之於萬物如權之於輕重如度之於長短如易牙之調如和



扁之劑如鑄金之有範圍

附八科問答

集註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只是要學者從忠信做起耳忠信原在逐事上做工夫非專離事而求所謂忠信也故大全朱子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寔在內自嘉隆以來姚江之學行惡篤寔而樂簡易聖賢朴寔頭工夫皆看作虛無境界稍雜事物上便指為枝葉謂只是借以作証而根本不在此故允致知格物知止知本慎獨經傳中緊要字眼皆改頭換面而非復聖賢本旨此所謂以忠信為本亦是此類註中所為生瑣之美要看得好朱子嘗言君實忠孝誠寔只是天資原不知學堯夫坦夷亦是天資自美耳皆非學之功也

按此則所謂生質之美者不是全不識字的人

禮之用和為貴與孟子性善之旨同虞書言天秩天叙亦是如此自此義不明然後人多以放蕩自處以權謀督責之術處人千奇百怪病根皆在此春秋末有原壤子桑伯子一輩人出來有子便覺得後來變態將不可勝窮一部戰國策已窺見其端所以特拈出和字以立萬世之大防孟子於人欲橫流之日只管言性善正得這把柄讀老泉禮論知他父子解說這和字不出宜其學術之顛倒也

子夏子貢二章皆不是言詩子夏章當以禮後句為主素絢之引特其緣起耳可與言詩則贊嘆之蓋深有味乎禮後之旨也子貢章當以切磋琢磨節為主貧富之論亦其緣起耳可



與言詩亦贊嘆之蓋深有味乎切磋琢磨之旨也不但不重詩并不重子貢之能引伸觸類猶之蘧伯玉章只重寡過未能一句前叙交情只是引起末云使乎使乎只是有味乎寡過之言而贊嘆之不重使者也

以思無邪蔽詩以翕純繳繹蔽樂以一貫蔽學識皆是聖人為博而寡要者說法不是教人便廢博

凌仲遠云三代而下顯棄申商之名而陰用其術漢宣帝綜核名寔雜用王霸所以不再傳而弱洪武開創以程朱之規模濟申商之法律其治嚴肅而正大矣而殘殺未去中於遜國靖難者亦不淺也故此章不必斡旋政刑失聖賢扶陽抑陰尊王黜霸之意按此皆有功世道之言今人但知元帝建文

以仁柔啟亂而不知杜陵孝陵之綜核嚴酷有以基之也繼綜核嚴酷之後者非效尤如二世則矯枉如元帝建文又皆事勢所必然若周家德禮之治則昭穆之仁柔繼之固未至於亂厲幽之剛暴繼之亦不至於亡

十世章有謂夫子知秦之繼周特言理不言數耳如此則聖人所以異於李淳風桑道茂者將言與不言也豈所以論聖人中庸雖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獨不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乎若因桓釐廟災商羊萍寔諸事妄意聖人并能知易代之事且引秦誓秦風以附會之此等見識入人心肺直至流為左道妖言而後止不可不辨故康節言數終不若伊川言理胡註因往知來之說亦當活看假令處夏殷之前亦知三



綱五常是百世不易的豈必因往乃知來乎

魯用天子禮樂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升菴則云此非成王伯禽事皆後世托名耳按程子原未嘗斷定成王伯禽有此事只是以理言之謂若此事果出於成王伯禽連成王伯禽亦不是了

子貢去羊之意只是惜費後人只看得惜費意思淺陋故為子貢回護謂其亦從禮上起見不知惜費意思亦正不小有一番供應必有一番騷擾節縮浮費豈不是一个絕大議論只是不曾許及於禮大全胡氏所謂主於利害而不主於是非也蒙引存疑亦皆主惜費說

宰我戰栗一言想當時有此一種議論蓋見魯以忠厚衰微便謂須以嚴救之後世申韓之名法亦是欲救衰周之弊而然其效驗亦可觀矣夫子痛責宰我其防微杜漸之意至為深遠合冉有聚斂章觀之若目覩後世酷吏傳平準書而預絕其端不特為魯事而發

愚嘗疑曾子子貢兩章所謂一夫子口氣中必有着落若使當時含糊說个一子貢豈得不再問曾子亦唯个恁麼聖門學問步：着寔斷不拈落拈花微笑套中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體用俱分作兩截至此則似偏重在體上了所以皆疑曾子借忠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忠自忠而恕自恕熟了則忠即恕而恕即忠雖謂道只有一个忠可也然則



一字果何所指者來曾子章似以誠言故曾子以忠字解之  
子貢章似以敬言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  
也

一貫忠恕有生熟之分一貫中又自有生熟之分夫子知天命  
時已是一貫了到從心所欲則又加熟若顏之卓魯之唯恐  
是知天命地位

楊止庵周易全書有功於易然不無繁冗之病又其文詞艱澁  
亦多可商

止庵古易分四傳十翼本厚齋馮氏說似不如直依朱子作十  
二篇 止庵謂三即是天字而謂乾字是彖詞不是卦名其  
說本楊誠齋因而推廣其義謂讀易不可如舊以乾坤屯蒙

履同人等字為卦名而以元亨利貞習坎於野虎尾下為卦  
辭然朱子本義却不如如此說只當從本義 朱子謂易之取  
象固必有所自來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  
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此一條見大全  
綱領最精止庵却謂上面來歷即象從來可求者也則多事  
矣

屯卦大全朱子曰易中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  
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訟邑人三百戶朱子亦曰  
今不可考只得且從理上說

晁氏合上下經為一且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朱子則從呂  
氏改正之呂氏又謂古者竹簡重大分經為上下二篇本義



從之諸儒以二篇各自有說非獨以其簡褻重大之故而已也愚按此當直依本義止庵却兼取諸儒之說

朱子云易之象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寔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雲峰胡氏曰易之為道辭變象占而已就乾初言之九為變潛龍為象勿用為占初九潛龍勿用為占之辭餘倣此愚按雲峰所謂象即聖人朱子所謂聖人以意自取之象以自取之象形容本畫之象所謂象上生象曰象見象也若止庵謂勿用二字亦是象則混矣

楊止庵論易象曰釋氏言色相者即是象凡色相皆是有：即是妄幻一着色相便是妄是幻所以必欲掃色相空之乃以色即是空：即是色又混色空而一之只歸於無所以將太極陰陽萬物寔事皆以為外為假棄之只將一个心做理管着一个心不走作便是理無復言象矣愚按此條辨釋氏之病最精但易之所謂象與釋氏之所謂色相似有別緣止庵以元亨利貞吉凶悔吝等皆作象看故如此說

交易變易蒙引謂交易從卦圖上看變易從著策上看此說不可易止庵却謂卦畫上有交易變易著策上亦有交易變易此却混若邵子所謂一變為二：變為四此恐又是一意似不得以此言變易

止庵講卦變大抵不用程朱之說而以兩卦反對言之兩卦反



對益即邵子三十六宮之說恐亦只是易中之一義不應矜張其說謂易之所主在此而諸儒盡失其傳

又易考內云後世讀易者欲觀辭理則取諸程傳欲觀理數則取諸邵子經世欲觀著筮則取諸朱子本義欲觀卦占卦變本旨則取諸余說噫過矣

大全雙湖胡氏解泰否兩卦亦以反對為卦變

讀一書必先通一書之例故春秋有春秋之例易有易之例止庵周易全書先作論例二卷亦猶杜氏註左傳又作釋例也但止庵之論例內多可商耳

止庵論卦體曰兩卦而不觀於闔闢往來之象則二卦之交無由見一卦而不觀於承乘比應之象則一卦之交無由見愚

按此則晁以道疑承乘比應為後人附會者此不明於易例者也

卦體卦德卦象卦變各是一項雖其相因而見故經中或渾或析然當其析時則不可渾如止庵之指元亨利貞為象非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矣

伏羲仰觀俯察見天下有許多道理難以指示人故畫卦示之益卦即圖也一卦即是一圖如先天諸圖却又是個總圖誠齋止庵認卦為字誤矣

乃周易全書中一則曰朱子以乾坤等為名而不以卦畫為名未之審也一則曰自漢以下此義不傳一則曰後儒不以畫為卦名而以乾坤等卦辭為卦名今復考正幸賴古書如六



書統等書猶存也嗚呼何其過信所見如是哉

止庵謂位之奇耦曰畫位未有畫曰虛位既有畫曰爻愚按畫如人虛如衙門爻如官

初上無位王弼以為無陰陽之位程子以為無爵位之位程子是矣止庵則又欲於王弼程子之外另立一說豈不多事

止庵論六位取家國天下及身象謂如以家言則五為父二為子以國言則五為君二為臣之類皆以陰陽取象觀其時與

其時之位何如不可盡拘泥也程子所謂不要拘者朱子所謂須着得活者也以此故本義盡削不用而但曰五尊位其

地則據爻辭而釋雖二亦不言臣位最得文周命爻辭之義程傳雖略言之未嘗一一確指如誠齋易則確指矣愚按誠

齋之易猶康侯之春秋皆議論卓越而未能無偏又止庵云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

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者易之所說皆是假說假說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恁地應愚按以此條合上條觀之

則又見以家言有此三百八十四樣以國天下言亦各有此三百八十四樣又推觀之聖人身上有此三百八十四樣賢

人眾人身上又各有此三百八十四樣以至事物莫不皆然如此看方見得易之用無窮

止庵論先儒以坤遯明夷旅四卦不以君位處五之非曰六十

四卦五皆君位蓋未有一卦取天下國家之象而無君位者如曰非君位則非天下國家之象故坤遯明夷旅四卦事變



不常全在五居尊位處之得互耳愚按此駁得最是

止庵論卦字云宋末言心易今人言經即心經在心不在書則棄古信心惑世誣民其罪大矣今不能討其罪反以為禮學從祀孔庭是認賊作子先聖有靈曾謂肯與同享乎愚按此論正矣然所謂信古者倘不免於穿鑿附會則又無以服彼之心矣

晚邨嘗言六書精蘊之穿鑿而止庵屢引用之所以多可商然晚邨便云六書只當守洪武正韻則亦恐非孔子憐夏殷之意

宋儒謂易有三義不易變易交易漢儒謂易有三義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也易字音為難易之易止庵謂是本乾鑿度緯

文取無為之道不煩不擾之義乃漢末晉魏間崇尚虛無借緯文以言易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此類是矣愚按此說得舊註之病最真

止庵論卦圖云漢唐儒即強論妄說猶知大衍五十四十九之數所謂理不明象數不識猶尚言理言象數其實猶在也自宋至今元禪之說起一切盡掃而空之以在心者為是在物理者為非併將象數大衍之畫棄之矣愚按此言心學之不如漢儒也自是確論

止庵論邵子所傳諸圖曰諸圖詳具於說卦傳深切著明本無疑矣議之者是即亂易者也然而代有其人其有以圓圖為義畫而以方圖橫圖為後之言數學者所為乃臆說而無闕



卦義者近世季氏也其有以文王後天帝出之圖為易以伏羲圖畫為不足信且謂無先天後天之名者黃氏東發也愚按東發非心學而疑邵圖其亦猶止庵之疑乾坤非卦名乎止庵謂夫子言學而時習之曰吾志於學曰好學皆惟言學耳未嘗指所學者何在乃獨曰學易則所學者易也愚按夫子只言一個學字言學易固可以孝經觀之則謂之言孝亦可以論語觀之則謂之言仁亦可以禮記禮運觀之則謂之言禮亦可以樂記觀之則謂之言樂亦可以尚書觀之則謂之言中亦可非如近世講學家各將一個字作宗旨便將天下道理盡歸到此一個字上去

止庵謂釋氏以心即理二即是心見心即見理心外不必求理有理即障故又以理為障除障即工夫如此乃謂之上乘故凡言道只一個心便是凡言學只反觀一個心便是愚按止庵此等語說得儒釋之分洞然

朱子謂易之初但有占而無文往二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不待辭而後見吉凶愚按此固是矣但以辭言之則吉凶是板定的如今之起課則要看所遇之時何如故有同一爻而彼一時遇之則凶此一時遇之則吉想古人亦必有此法故左傳有歲云秋矣之文

左傳易不可以占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最是易學之綱領朱子謂易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



或凶或兩歧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此發明左傳意又最  
明 偶見講易家有云成敗利鈍變態靡常即鬼神未必能  
預謀者如果必驗驪姬為夫人晉國大惡也筮何以曰吉伯  
姬歸於秦惠文所自入也史蘇之筮何以曰不吉是以君子  
將有行也決之於義而已義或幽隱故卜以決之此又發得  
朱子意最明

易中講得進退存亡之理十分明白却又要人卜筮者譬如堪  
輿家講得龍穴沙水十分明白及至登地時却有認不真者  
只得聽之於卜如認得真時又何須卜二者已不能斷而欲  
神代為之斷也神不能語故以易代為之語特欲神之臨事  
一定之耳易與俗用籤詞雖精粗不同其理則一然非至誠

至正豈能有驗不誠則神不可感不正則所感之神未必正  
猶之高明之人必不肯與小人謀事其有與小人謀者必未  
必高明者也神之類不齊猶人之類不齊

周禮天府鄭注云凡卜筮寔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  
耳

蒙引云凡今卜筮每有奇中者實皆神之所運也有其誠則  
有其神矣此言甚確古人所謂天誘其衷故連山歸藏之易  
不同而皆可以占施孟梁邱之說不同而皆可以占用著用  
籤錢之法不同而皆可以占止庵易考以漢儒為衍傳而謂  
鄭氏漢儒窮經滅之言大過此論甚公愚按經學譬之農  
漢人耕之宋人耘之若明嘉隆以後則蹂踐之而已



止庵易考謂靜坐之說楊羅李相傳初尚無失如謝游等至後或以專一於靜坐為言乃不言所以為靜以後學者見禪跌坐觀心即以跌坐為脩身觀心為存心朱子則知周子所謂主靜：坐非止於空蕩而已也故註中庸大學為古之教法昭然明著而後世乃疑朱子謂其一涉於靜便謂之禪豈知朱子非惡夫靜坐乃惡夫斂耳目跌坐者非惡夫主靜乃惡夫觀心強制為靜者今之禪宗見周子主靜及程子識仁之說便謂獨得其宗不知周程之學非彼之謂也使非朱子辨之則周程列於禪宗久矣愚按止庵此等語說得學脉井然易考引朱子之言曰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與易自不相干愚按此固然矣但易所說是个盛衰消長之理

經世所說亦是盛衰消長之理只是經世是个板的易是个活的

易考內有王炎一家謂於卦變之說存而弗論愚按此最是止庵却不喜此曰益不知卦變為作易本意者也

錢一本像象管見例畧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謂皇犧卦畫之象：又謂之像人兼天地為才全象皆備於人一畫有缺即不成其人即不像其為象又曰以像為理之近似但有其彷彿之謂而翼後之易遂亡又解乾象曰元亨利貞天得之為天而象在天人得之為人而象在人卦：此像象之學爻：此像象之學愚按易兼天道人事此意亦諸家所同但像字不如此解耳乃遂矜為獨得之奇遂謂翼後無易將先



儒一筆掃去其所詆彷彿之辭蓋即朱子說也明季儒者風氣至於如此可嘆也

像象管見例云易畫有定象易辭有定指爻變而卦不變在爻象若有變在卦象原無變以爻為隨時取義如屯二匪寇婚媾原指五乃指初而曰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此是據二以柔近剛為義更不計初德何如又如比三比之匪人原指上以承乘應皆陰為匪人而曰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又如歸妹下兌體是妹上震體是歸妹者今於二曰女賢而配不良既以五為夫於五曰帝女下嫁又以二為夫四震男主爻也却亦目之為賢女此等去處蓋六爻而嘗失之三四又卦必相盪爻必相磨如乾

為天下之至健矣或有取於艮以畜其健或有取於巽以畜其健或有取於兌以和其健或有取於震以動其健餘卦可推蓋以相盪相磨之得失見吉凶亦原無但以爻位之陽居陰：居陽而遂有吉凶悔吝異占之說按此一條似有見者來易一爻不作一人者故誠齋解噬嗑九四曰以九四噬九

四

像象管見謂先後無二天義文相授守一道文王固無改伏羲卦圖之理蓋不取邵易其講繫詞幽明死生亦甚含糊

前輩引事亦多誤誠齋講隨卦六二云遂子初嬖八人而巫臣退避以遠罪誤以申叔豫為巫臣

李鼎祚易解即今大全體但大全以一家為主而以眾家輔之



李解則雜取衆家其意則在絀王尊鄭沈士龍序之曰談易者無踰宋儒顧於鄭解特取先甲後申之說而他不少及往往多與王合旨則王鄭優劣判然可觀矣此論亦公愚按世儒之病弼者以其崇尚虛無然弼之談易畧去象數則非其崇尚虛無也乃不欲穿鑿也虛無之家掃去名教則可罪掃去穿鑿則可取恐不可槩指為罪

宋景文公筆記曰王弼註易直發胸臆不如鄭元等師承有來也

止庵易考內誤以量以道為補之

止庵於啓蒙河圖洛書不用朱子舊本而取鄭夾滌趙古則旋毛龜析之說復生出葛藤近日有山西王含光闢之最是按

旋毛龜析之說起於鄭趙而草廬易纂言亦用之此已多事矣安知其不另有一種形象乎然彼數公亦只言其旋毛龜析耳止庵則又欲於中另推出一番往來順逆豈不多事且河圖虛五與十者太極也朱子有定說矣止庵乃欲於中一圖內加一為太極尤謬

五行朱子分質氣而勉齋疑生之序即行之序造化初無兩樣其說備載於性理止庵謂朱子之論不可易而深駁勉齋之非其說甚正又摠論五行生成生行生克云惟成故行惟行故克始初生到成時尚未行也到行時尚未克也六經言五行者月令四時所配所謂生行也虞書六府之叙所謂生克也至天地生成之數則易與洪範言之按此條尤可見勉齋



之失

止庵言漢唐宋諸儒皆不見圖書臆為之說其言甚詳玩之可見朱子表章之功

洪範皇極內篇云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為象則奇零而無用

太元是也

以象為數則多耦而難通

世經

書是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又曰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愚按此二條是範數之綱領止庵易考內未曾

拈出

止庵原卦畫篇內云天之北極即易之太極此大謬天之北極是氣易之太極是理豈可混而一之

止庵以一為太極已屬多事又曰古太極圖羲皇時本一其後失傳止畫○而不畫一則附會甚矣

王弼之易何晏之論語非無是處但其意本謂六經是聖人之糟粕則其所註亦只註其糟粕耳彼固謂聖人之精意不在此也此其所以得罪名教如老子何嘗不知禮但知之而以為此特衰世之事耳

六位時成大全朱子謂初九二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



九即所謂貞此一條本漢唐人舊說蒙引非之極是 愚又按乾卦辭隆山李氏謂陰陽之氣自下而上各分為六層而卦之六畫象之則六位又即四德矣蓋六位四德可以作流行者亦可作對待者天道人事皆然

依隆山李氏之說則春夏乃是乾之元亨利貞秋冬乃是坤之元亨利貞乎有對待之乾坤又有流行之乾坤乎看來六位時成是一位有一位之始終不但是初始上終之意

以主宰謂之帝問孰為主宰朱子曰自有主宰蓋天是个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愚按朱子之意則天之精英必有聚處如人之心一般此亦是必然之理

象與象猶綱與目

如乾之大通而利於正在初九則以勿用為正在二五則以利見為正在三四則以 躍為正如屯之元亨在初九則以貴下賤而亨在六二則以守正而亨在六三則以見幾而亨在九五以小貞而亨

大全綱領朱子云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但而今未暇整頓耳又大全乾坤卦朱子云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愚按此二條意思不同然不豫言之固可見文王本意而豫言之又可見孔子之意仍只是發明文王之意此朱子所以欲整頓而究不整頓也不然本義將不得為



朱子之完書矣

小畜內厚齋馮氏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義文王命卦之本意雙湖胡氏曰厚齋可謂得朱子之心惜朱子欲以此例更定本義而未能也愚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

本義於坤之文言曰直內方外程傳脩矣於履之大象曰程傳脩矣可見本義之作是發明傳程傳所未脩

乾九二程傳曰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此應之變例也以九居二本非正也而本義曰剛健中正此正之變例也不特爻與占者相為賓主自為一例

易纂言謂伏羲畫八卦當時未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字即

此各卦三畫之象而名為乾名為兌名為離名為震名為巽名為坎名為艮名為坤又謂伏羲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時亦有圖而無書也重卦之名是文王所定愚按此何據而云然朱子本義明言卦名皆伏羲所定何必翻案不然亦只當如程子云上古聖人始畫八卦因而重之

用九二字依本義作諸卦之通例何害而蒙引存疑說：辨之有何關係

蒙引謂明初諸老收大全時偶失權度而學者至今不知有古易矣愚按大全一書莫善於學庸之或問另載於前莫不善於程傳朱本義合而為一據蒙引此條則虛齋尚未見周易古本只是以意度之



蒙引謂資生者胚胎於中流行者呈露於外固是然流行亦是似以氣言因形以見氣耳若形則屬坤之亨矣

自強不息四字有謂作一串說猶云至公無私有謂自強又不

息有謂自強故不息存疑主後說當從

知至之知終之程傳分致知力行看本義雖不明言然大

全載朱子諸說亦都如此蒙引則欲將兩個知字皆重看存

疑則欲將兩個知字俱輕看俱不免好異

吳臨川纂言大桓同蒙引

忠信進德朱子有一條云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且如沉舟

破釜既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忠信便是有

這心一條云如孝須寔是孝方始孝之德日進一日悌須實

是悌方始悌之德日進一日愚按此二條本一意所謂孝須

寔孝悌須寔悌者亦只是此沉舟破釜之意而已存疑乃謂

前一條以忠信作求道實心說者此朱子未定之見存疑誤

聖人作而萬物覩大全朱子謂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只怕

不是真个龍虎若是真个龍虎必生風致雲也愚按觀此則

明季之天下皆謂有君無臣者非確論也大史公謂閭巷之

士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若使果砥行

立名何患無青雲之士

本乎天者親上二句與上七句一例不是另一層意大全吳氏

說甚明蒙引存疑謂是上七句之所以然者非是程傳本義

並不如此

九四本義謂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此亦可見仕與學



理同而事異之意易纂言以舜之陟帝位湯武之為天子講  
或躍在淵大誤

文言程傳曰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  
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愚按此一條是  
易學之綱領

屯六二程傳曰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  
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何也易之取  
義如此按此一條亦是易綱領

朱子解利貞者性情也曰如物春時發生到夏長茂至秋結子  
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愚按賈誼言三代所  
以長久者由於輔翼太子如成康諸君為太子時教得十分

周密德性堅定故繼文武之後便宛然是个文武猶果實在  
樹時受氣完足故種之地上復能生出一株樹來此皆是利  
貞道理然非從前澆灌培養何由得到完足地位此利貞所  
以又必始於元亨

本義講大哉乾乎剛健中正謂乾剛中有柔此是以流行之剛  
柔言講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謂君道剛而能柔天下無不治  
矣此是以對待之剛柔言

朱子謂乾坤若是偏的聖人如何却將两个偏底物事放在劈  
頭愚謂不偏何故又要用九用六故須合此兩處看

六爻發揮大全節齋蔡氏雲峰胡氏二條甚拘剛健中正時乘  
六龍豈可專指九五一爻言哉吳氏纂言亦謂惟九五足以



當之吾不敢信程傳本義蒙引存疑並無此意

蒙引解坤之六二曰合六爻而觀之則得全坤之道析六爻而觀之則其道參差不齊矣惟六二之柔順中正爲獨得坤道之純按如此說便不妨

蒙引謂寬居是知止而后有定居之安資之淡時節也仁行是慮而后能得取之左右逢其原時節也存疑謂義理放在胸中詳玩淡味使透徹貫串乃居安資淡時也故亦屬之行愚按寬以居之一句是知行中間工夫

蒙引謂文言皆以六爻爲聖人何緣聖人乃有重剛不中之過是天地有憾無射亦係之意愚按此最說得妙以此推之他卦無一爻不可就聖人言不但就時位者方見聖人之無不

可爲也

允創者皆可謂之先天允述者皆可謂之後天蒙引謂三重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是先天而天不違之理此似可商三重之違恐兼得先後天

乾卦辭程傳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勿違是也朱子曰程子此語某未敢以爲然天且勿違此只是上天又文言朱子曰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愚按此天字程朱之說不同朱子是也若依程說則先天先字便說不去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程傳曰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此是以喪朋爲貞故平庵項氏曰地之交乎天



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用之慶也本義則曰東北雖喪用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此是以喪用為非貞故大全朱子曰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二說絕不同

蒙引曰易中所有都是下一層者其實一畫一字都有上一層道理在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如乾元亨利貞則自乾道大通至正上來坤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無一不從陽全陰半道理上來愚按蒙引此條即孔疏所謂易理備包有無而易象惟在於有

隆山李氏以乾九五坤六五比堯舜之為君皋夔稷契之為臣雖亦有理然蒙引所載宋史郭雍之說尤妙總之易不可泥在一項人身上解當以朱子燭籠之說推之

臨川王氏謂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雲峰胡氏曰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於野蒙引存疑皆主臨川之說看來是雲峰說得好

本義謂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此有深意蓋坤雖變而為陽一時豈能盡脫得先迷後得之理故曰不足於元亨如此則變化有漸因時度勢方不是矯枉過正蒙引疑之此不知本義意也乾之群龍无首亦不是教他一時化為至柔大九變化氣質撫馬世變必有其漸必因其勢不然乾變為坤即是坤變為乾即是乾聖人亦不必言用九用六兩條矣

乾文言自元而貞坤文言自貞而元此亦是偶然如此雲峰胡



氏謂乾所主在元坤所主在貞蒙引非之極是

黃中通理蒙引存疑謂通理即指黃中言不是黃中之外另有道理大全進齋徐氏雲峰胡氏則皆將通理講在外面殊不是吳氏纂言尤講得穿鑿

屯利貞勿用有攸往蒙引謂二句一意故象傳只解利貞存疑謂是二義存疑是也若利貞只是勿用有攸往則大象君子以經綸說不去矣

屯初九以貴下賤自疑從蒙引以德言存疑欲兼德位誤矣六四求婚媾自宜從雙峰雲峰作初求四蒙引欲作四求初誤矣

九五屯其膏誠齋以有君無臣言然此特所以屯其膏之一件

雲峰以出納之吝言亦只是所以屯其膏之一件

小貞吉程傳以漸正言最是本義云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恐亦即程傳之意晏子所謂惟禮可以已之亦庶幾近之大拉屯之時亂極將治之時在上位者能如盤庚周宣王以漸正之固善不然亦當如周襄王依藉晉文但可正其請隧之失而不必問其河陽之召若欲將舊時名問分一朝責之勢必生亂所謂大貞凶是處屯之時而欲學乾之飛龍者也

蒙六四本義實叶韻去聲鄱陽董氏謂本義一用古易故多叶論叶韻而尤詳備於小過既濟今查坊刻此二卦並無論叶韻者不知何故



蒙引論蒙卦曰果行育德固君子之所以養蒙而正者又果行育德之方也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一條最有助於經晚邨講就有道而正曰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參達磨王良拜伯安他也說就正有道傳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矣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何謂知天只是格物窮理此一條與虛齋論蒙卦一例

需卦五爻皆以能需而吉至上六一爻則無復可需天下固有此一種事勢極危極急猝然而至無可逃避如成湯之夏臺文王之羑里孔子之陳蔡聖賢處此只有一个敬：則或遇可爲之機終當出險所謂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也即事勢必不可爲而安於義命則亦已矣若非敬則雖遇可爲之機未有能免者也易於需之上六特揭敬之一字其示人以持危定傾之道亦深切矣蒙引以存疑以沛公鴻門之遇項伯當之此亦近之然未足以盡敬字之義也

徐爾瀚言一部易經只是一个戒慎恐懼

訟大象君子以作事謀始此始字即虞書一日二日萬幾：字凡日用之間細微毫髮無處不是訟之端真是道不可須臾離堯舜所以兢：業：家國天下無二理也

九五訟元吉雲峰推到無訟精矣愚謂更當思一个惕字惕則能斷訟惕則能無訟豈惟九五初之不永二四之不克三之



貞皆能惕也二之邑人三百戶尤可見惕之象

王三錫命錫命則曷言乎三也蓋命將者既以閫外之事專任之尤恐其有所顧忌而未敢擅也故反覆命之務使君臣之間誠意洞達無纖毫疑畏然後可以成功

小人勿用本義謂優以金帛語類謂如光武之待武臣存疑則云行師之初不可用小人立功愚按三說當兼用能禁之於行師之初固善萬一適逢事會小人有功則當以本義語類所言酌時勢而處之可也

比程傳曰允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親輔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愚

按程子此一段與西銘相表裏西銘言其理此言其勢程子之解三驅失前禽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心也朱子之解邑人不誠萬方有罪、在朕躬之心也真是天理爛然方能解得如此精妙

比上六是人不能積誠於素而一旦處上位之象如楚子干漢劉盆子宜其凶也然亦豈無化凶為吉的道理若陳嬰則善矣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蒙引說不歸一又似說陽又似說陰看來還當就陰說口義似安

看來小畜一卦若作小人畜君子者則當以陽為主若作臣畜君者則當以陰為主難拘一例蒙引以文王是陰紂是陽為疑恐不必疑



徐伯同信古餘論第一條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曰生者是聖人次第分出之義非始初如此漸  
漸生來也此說是矣然不如蒙引說得尤明蒙引曰易有太  
極是易中之太極與周子太極圖者不同兩儀四象八卦皆  
是影此理之名目兩儀者兩卽是天地間陰陽儀則謂此奇  
偶二畫卽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象者四卽是天地間太陽  
少陰少陽太陰象則謂此第二畫之分太少者卽是那四者  
之象貌也八卦之卦字亦然謂掛以示也後來俱以兩儀四  
象當寔字說如謂陰陽為兩儀或謂天地為兩儀蓋不知此  
字之立本主於易而後或借用相承之久遂作實字用也又  
曰易卦之陰陽生：子在母腹之外象畫所變也造化之陰  
陽生：子在母腹之內實體本然也

辨上下程傳以位稱其德言蒙引以章服差等言存疑融貫而  
一之最妙

斑孟堅游俠貨殖兩傳序勝太史公遠甚觀程子講辨上下定  
民志則又出孟堅之上矣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本義以旋為周旋無虧夫聖賢之心豈有  
自以為無虧之時兢：業：無斯須之敢忘而已故欲上九  
之其旋猶之戒九五以貞厲也

泰象傳天地交上下交是以不可相無之陰陽言內陰外陽以  
下是以淑慝之陰陽言看來不止一泰卦他卦莫不有此二  
項但聖人止就一邊說處多耳



泰九二一文程傳將躁急因循疎忽牽制四件病反覆形容是  
程子有見於熙寧元豐時事故說得如此精密蒙引亦特嘆  
其最明白句、可玩

勿恤其孚一句造命立命之學皆在其中元祐之變為紹聖也  
豈非諸君子艱貞之義有未盡乎

包承之小人可畏甚於包羞之小人明乎否亨之道可以蟬脫  
於濁穢矣

以元祐對紹聖言則泰之九三也以元祐對熙寧言則否之九  
四也

卦有時有位以位言之則一爻止得一様人以時言之則一爻  
內各様人俱有如九五固是君位然當休否之時衆君子皆

在焉正可想其作用

儉德本義作收斂解然不曰儉當作斂而竟音云儉巨險反未  
詳何故

包羞程傳以無所不至言本義以志於傷善而未能言則猶未  
是小人極橫之時也然則小人極橫之時何時乎曰九四之  
無咎九五之休否此正小人極橫之時其橫極也乃其將消  
也

同人於宗吝漢黨錮諸君子其未免乎

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蒙之上九曰擊蒙不利為  
寇利禦寇處世者何可不知此東林諸君子豈非不知禦寇  
而犯大貞之凶乎夫蒙何以為寇也蓋善養之蒙即聖也不



三魚堂曰  
三  
叢養之則蒙即寇也故古人以蒙視寇而以寇視蒙  
木鍾集論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長不頓消欲消之氣却侵  
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些在欲消之中所以艮  
居八卦之終宜只是止萬物然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為始萬  
物愚按人之處世刻、當體認此意

勤謹和緩、之一字其需之謂耶非剛健者不能緩

誠齋易傳講乾元亨利貞則主四德言講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亦於利字句然至於屯之傳彖則解之曰物屯求亨時屯亦  
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  
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  
為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為

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闕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  
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齊  
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三道高帝未  
及也而亨屯之功如此而况及之者乎講元亨利貞不復主  
四德說固知朱子之說不可易也然須知此是朱子創解注  
疏及程傳皆是主四德解程傳坤卦利字亦不連牝馬讀  
朱子卦變圖所謂自某卦而來者只是舉例說其寔卦變無所  
不通如師之九二謂自復而來可復之初九謂自師而來亦  
可大全雙湖胡氏一條甚明

楊誠齋講蠱卦亦如朱子說

偶閱鄒泗山德溥易會講訟卦彖曰允卦稱往來皆以兩卦反



對言自內而外曰徃自外而內曰來以需五來居訟二故曰  
剛來而得中此講卦變程朱之說俱不用應嗣寅主此說  
朱子自謂語孟說詳易說畧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  
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着不得詳說  
也愚初不解其說曰見屯之利建侯朱子主立君說誠齋主  
多助說乃思朱子又嘗言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  
只以一事指定說程子易序亦言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  
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此燭籠之說  
也明乎此則即指一事而言之亦無不可如履卦本以兌履  
乾為義而大象又  
以天澤上下  
言之亦此意  
本義中亦有回程傳已明而畧之者蓋朱子不欲廢程傳也

朱子謂先天圖中間虛者便是太極故曰圖從中起今不合方  
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根  
陰愚按此言先天太極之一精矣若夫先天後天之分則是  
一體一是用一是應天之時一是應地之方應嗣寅有立命  
說以天事人事分先天後天易圖說有西山蔡氏一段云先  
天後天皆是人事皆是天事但有體用之不同

全書朱氏升曰先天是定位之體後天是交易之用定位者尊  
卑貴賤之體故卦之純氣中氣居四正偏雜居四隅交易者  
升降徃來之用故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

朱子講時乘六龍以御天曰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  
天也不曰當天而曰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耳



邵子謂圖皆從中起朱子謂其中白處便是太極故又欲取出方圖放外者此說得極明白矣大全載新安程氏雙湖胡氏之說乃謂圖皆從中起是無方圓圖而言此却與朱子之意相悖方圖在圓圖之中即是太極在陰陽之中取出者則見其至虛故在中間者則見其至實摠見太極之妙如何又要從方圖中間起且二家又謂圓圖自南北之中起亦非動靜無端之意若以方圖當地道言之則所謂中亦應指中間無字處不應以雷風言之雖朱子又嘗曰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然此處却不主此說康節與周不同處在心為太極句

孔疏謂陰陽會合二象相成皆能有德非獨乾之一卦是以諸

卦之中亦有四德但餘卦四德有劣於乾愚按四德是理義諸卦之四德不同是理義落在氣質之中

又周易全書謂是一時之元一事之元一物之元又曰乾以剛健為貞坤則柔順為貞

朱子謂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愚按此以四德分配六爻不知一爻亦可兼四德否當再考

程子易序及上下篇義大全番陽董氏謂非程子不能及此然不載伊川文集畢竟可疑

誠齋講夫履貞厲曰志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棄輪臺之地即程傳之意而



引伸之使人豁然以史証經是誠齋擅長處

誠齋之易傳詳朱子之本義畧知朱子燭籠之喻然後可以讀誠齋之易傳

易中異同有三樣有各舉其一而不可謂異同者如履之武人為矣君本義以秦政項籍言誠齋以殷浩房琯言是也有各主一說而不妨於異同者如卦變及乾之元亨利貞是也有必當歸正而不可有異同者如蘇氏解利者義之和謂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朱子謂非惟失聖賢之本旨又且陷溺其心是也

朱子謂易爻辭如籤辭愚按籤辭之作亦必有象數但不可考易之象數既亡亦是如此

周禮龜人鄭注云世本曰巫咸作筮疏曰易伏羲爲之但未有揆箸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愚按依此則巫咸之前用易者未必不如今之求籤也

朱子謂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爻象亦然朱子妙處只是者得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之易者得分明

朱子謂易只是與人卜筮以决疑惑若道理當爲固是便爲若道理不當爲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愚按此即左傳所謂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也又即橫渠所謂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最是用易之綱領



沙隨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技術如此而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潛龍勿用孔疏有二說一指漢高祖生暴秦之世惟隱居為泗水亭長一指舜漁於雷澤愚按後說切乾意若占則又不可以此論也

易大象本義曰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此一段本義原本在象傳二字之下搃解象字而其傳之為孔子之詞則不待言也况前象傳又已註明今大全以本義附程傳之後而此一段遂在天行健二句之下使人讀之疑天行健二句亦是周公之辭淆惑甚矣

圖說朱子曰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愚按感蒙中朱子有嘗考此圖而愛為之說一段則朱子看後天之取義又與邵子不同矣

乾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且如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此一段極警切

坤卦義以方外程傳曰義以方外非在外也此不特可明告于義外之非并可見以存心制事分屬仁義亦不必義之屬外矣

胡雲峰解坤卦曰初當謹審毋縱夫陰陽之長四當謹審毋銜



於重陰之時又曰能辨之於初則爲六五之黃裳元吉積善之慶有餘也不能辨之於初則如上六之其血元黃積不善之殃有餘也又云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貫通得最精可爲解易之法

誠齋易傳曰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愚按屯之九五程子以魯昭公高貴卿公當之誠齋以唐文忠當之本義却只云小事大事豈以屯之世非危難之比不當以亂亡之事解乎然誠齋說亦妙曰九五以剛明之君居屯難之世空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而未光其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撥難終不可濟乎有君無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

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爲誰與有爲惟一初九則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如無賢臣而在遠則如無臣唐之文忠宗初恥爲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爲不及赧獻大貞則凶也何也觀近臣則訓注也觀大臣則涯餼也觀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不必用解得極精但與屯非厄之說覺自背耳若以朱子燭籠之意推之則亦無所不可鄒泗山解君子以經綸曰或叛制以垂法或立言以彰教或運策以安邦皆所以矜天下之屯而開之亨也最明  
如初厄而後安則厄爲屯如初安而後厄則厄爲蹇爲困矣恐當如此者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東萊呂氏曰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



此說亢然不復於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須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愚按此與誠齋解坤之六四謂若可以言而不言則為張禹胡廣同發經中言外之意

按蒙所云童蒙求我所云初筮告只是必待其篤信而後告之猶之必憤悱而後可啟發也但亦不當聽其自篤信自憤悱此則東萊所云當有以感之也

鄒泗山講蒙卦曰筮者神所託以告天下者也此語甚好可想見鬼神之情狀其講繫辭精氣為物一段云生而成形之謂物也者合精與氣而結之者也精之靈曰魄氣之靈曰魂其

合也精氣可見而魂魄不可見其離也魄之降可測而魂之游不可測倏而無倏而有狀何變也善則福不善則禍誠則享不誠則不享情何變也按泗山看得鬼神最明其言生死則說入輪迴去了焦弱侯叙易會明言其父子係姚江的派泗山講屯六二十年乃字竟以管仲當之此最無理無論背於程朱即王弼亦不肯如此解

誠齋以成康文景當需之九五又曰有險樂險則媮周平王晉元帝是也無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愚按此固是也然所謂需於酒食者又非只晏安而已東萊解需之大象曰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翹藥之托者異矣此又不可不知



訟九五孔疏曰五居尊位猶若天子總統萬機與萬物為主故諸卦皆五居尊位諸爻則偏主一事猶若六卿春官主禮秋官主刑之類若卦由五位五又居尊止為一主也愚按此說一卦兩主之例最明又需上六朱子曰九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無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愚按此說初上無位之例最明讀易必先通易之例又師大象朱子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眾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按此亦易之例

纂言解乾上需上二爻則只以陽不得陽位解之

程傳之解王用三驅失前禽本義之解邑人不誠說得王道正大光明真可為萬世法王弼乃以顯比為比道之狹陋矣程朱講比卦九五即正誼不謀利意思

小畜：字雖訓止然誠齋泗山即作畜君何尤意解恐不是程朱無此解若使畜君者占得此恐當作不為陰柔所畜者蔡氏用禮以質為本解素履雲峰雖謂其亦可然履禮也乃是孔子大象傳之意未可用以解周公之象辭厚齋馮氏曰卦本以兌履乾為義正與小畜以巽畜乾對也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易之意此最合朱子家法

晁氏客語曰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按朱子孟子



注益出於此又按海寧張氏謂易林云一陰一陽之卦自始復而來五陰五陽之卦自夬剝而來晦庵祖其說行之爲圖可見朱子之學無不有本

周易全書論例內謂聖人言道指行處說後世以心即理知即理言道乃指人身血氣心知一己所有者爲言而非天下公共之道大背易旨壞聖人教此最是其見道分明處

全書謂占專指筮驗不以理數自漢儒始只以著而占則揲著然後有占未揲著時無占耶說卦動則玩占豈動時專玩著耶所謂占者以其明此理數而已即孔子五十學易之旨此者占字最確

朱子謂辭上會得者淺象上會得者深全書曰極而言之則象上會得者淺理上會者深愚按此發明得朱子之意最好不然程子不言象何以不嫌其淺然又須知程朱皆是象上會者但不如世之穿鑿於象耳朱子此二語與所謂象不可復考者固未嘗相悖

全書謂畫即象：即天地人物自變爲楷書者改作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等字於是畫不是象：不是物其名其字皆異矣愚按此一段是其言易之綱領然却與朱子意不合依此則伏羲畫卦即是制字恐未必然又謂上馬見其理即見其象其次因象以得理又次則泥象以求理下則徇象以忘理矣此數語精

大哉乾元楊誠齋以爲彖辭天行健楊誠齋即以爲象辭此本



程傳依朱子此只是彖象之傳誠齋講知者觀其彖辭亦以大哉乾元言甚誤

全書謂文豕有吉凶而孔大象無吉凶雖剥明夷亦可安民蒞眾愚按此可見天下無不可為之時

誠齋講易有太極謂易在太極之先此甚誤

王通謂舜一歲而巡四岳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朱子云以左氏

觀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又如黃帝以師為衛則天子衛從

亦不應大段寡弱得朱子此一段議論則王通一个少字方

沒病痛凡者古人言語如醫之用藥須問其斤兩若不知斤

兩而用藥則不以良藥殺人者鮮矣

大全於舜典格於文祖則取朱子之說以宗堯為疑於禹謨受

命神宗則取吳氏之說以宗堯為信何參差如是又舜典蔡

傳言分比三苗在征苗之後而禹謨又載陳氏之說言征苗

在分比之後不相照應

周禮職方氏三江鄭康成無注想是闕疑之意賈疏云大江東

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為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亦絕

無所據

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鄭注云物：色之以知其所

空愚按物色二字本是言地所生之物與地之色如疏所云

黃白空種禾是也本是死字今云物色之却作活字用

康成載師注云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

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

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下中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



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  
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  
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  
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  
一夫焉則半農夫也愚按此則孟子注所謂君田若干鄉田  
若干皆在九夫公田之外朱註却不如

又鄭載師注云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  
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可賈疏云若東都地  
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注雖三  
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猶可以數計之其九  
等之地豈各萬夫為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為

美法耳愚按知此方可論古法

載師所掌之田乃在鄉遂都鄙之外在六鄉外則有士田賈田  
之類在六遂及都鄙外則有公邑之田鄭注所謂公邑為六  
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是也於是可見古  
人立制周詳非拘一法

太宰九賦賈疏講甸縣都與此合

閭師鄭注有九賦及九貢賈疏謂此九貢又與太宰九貢別太  
宰九貢與小行人春入貢為一謂諸侯之九貢此乃太宰九  
職之貢愚按貢法之貢當是此閭師之貢載師閭師皆是以  
地貢為貢以口率出錢及軍賦為賦與禹貢之貢賦不同  
康成於司市之賣債則以債為買於胥師之債隱則以債為賣



賈疏謂其望文為義此是注家活法然泉府又另有買字以國服為之息先鄭後鄭所解已不同空乎王介甫之借以行其私也此等處只當闕疑不得以己意武斷古人制度即使明白可見亦有時勢不同不可行於後者况其不可知者乎周官一書或有後王所附入如今之律中附例如爾雅之有張仲孝友山海經之有後代地名不得以此而疑其非周公所作又况或有其綱而無其目有其一而亡其一所以多可疑孔子病夏商之禮不足徵蓋亦如此

鄭注里宰云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賈疏云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耕可知者或周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故鄭兼云焉

愚按此則凡書中言事物之始俱不當呆着

鄭旅師注曰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賈疏謂興是積聚之義愚按此解興字與興起之興不同

周禮筮人九筮四曰筮目鄭注云目為事衆筮其要所當也賈疏曰是要目之事故論語顏回云請問其目鄭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此云事衆故亦筭其要目所當者也愚按康成解顏回問目之意最精鄭康成疾醫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按此二語括盡醫家之言

校書有不可輕改者如周禮醫師注引孟子厥疾不瘳陸德明音義內一本作不瘳一本作無瘳予初信為無瘳者誤矣及



查德明經典釋文原本亦作無瘳則安知非古今本有異同乎此不可輕改者也

經典釋文本自成一書不知何人散附於各經注下其引用注語則皆刪去其與註字異者則又多改易雖便觀覽然不若仍其舊之爲愈

周禮內宰種稑之種陸德明音義曰字書禾旁作重是種稑之字作種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愚按世間如此類者甚多亦無可如何者也

必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灋度一則是心無私然後能服人一則德禮浸灌於民然後令易行而禁易止不然一灋立一弊生徒紛擾而已今以士庶之家驗之俱然

若使無德禮之浸灌而令必行禁必止其禍更甚於令不行禁不止如商鞅是也

張天如五經注疏大全合纂序曰不讀注疏無以知經學之淵源不讀大全無以正經義之紕繆兩者若五官並列不容偏廢愚按此至言也今人將注疏竟置之高閣何也又云魏鶴山九經要義專明注疏之學

甚哉柳宗元之妄也其譏月令曰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非秋無以選士厲兵則其闕政亦已繁矣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乎此亦不明於古人立言之旨矣夫月令所



謂布德和令之類非謂他時則絕不行也所謂變天之道之類非謂他時則可有事也亦謂至此則更加整飭焉耳六經中如此類者甚多以此而斷其非出於聖人豈足以服不韋哉

三魚堂日抄

卷下

通書動靜章勉齋黃氏曰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自有次第按勉齋此段將太極圖分作兩段者最明太極圖說內載節齋蔡氏大極在陰陽先一條誤矣又聖第四章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一个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以一項此是段說太極圖通書分別處亦明



正蒙氣塊然太虛一條及游氣紛擾一條亦當如勉齋之說  
又按此與易有太極以卦畫言者不同蒙引論得極明故朱  
子啟蒙內講太極亦與勉齋異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左邱明之言而周子通書引之可見學  
者於文亦不可不講究

朱子云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  
散處其流乃是个大輪迴愚按謂止是說氣此不是正言張  
子之病言其辭不達意却似止說氣云爾大輪迴乃是正言  
張子之病程子謂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  
而上者恐亦只是言其辭不達意張子不是不知理氣之辨  
者大抵張子所謂太虛所謂一故神即周子所謂太極張子

所謂太和所謂兩故化即周子所謂陰陽篇首太和所謂道  
一句注云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氣本不可以言道以  
道無形指陰陽而狀其本體為言耳此似得之又此一條摠  
注云正蒙以太虛為氣之體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狀  
道之體太和為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以狀道之  
用亦說得明又按張子所謂虛空即氣即周子所謂妙合而  
凝此二條注性理大全無之不知出於何人予偶從坊刻  
得之要查

參天兩地朱子本義以圍三徑一之意解之張子正蒙以太極  
兩儀解之未詳其所以異

正蒙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此似說小德川流是太極圖中



五行以下事通書所謂闢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似說大德之教化是太極圖中五行以上事通書所謂混氣塊然太虛一條亦當如此分截者所謂混闢是一个大動靜大德小德不可分動靜亦可分動靜

此條癸亥八月十二燈下

偶悟及此不知然否

邵伯溫曰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愚按數生於理：變則數變矣故君子言理不言數康節不云乎聖人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

正蒙講作者七人空：如也過化存神皆與朱子大異然此是講書之異不是言理之異惟說地之升降氣之聚散則於理

上有礙

太極圖性理萍鄉胡氏曰邵子道為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為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今按此二語見觀物外篇所謂道為太極則與周子同所謂心為太極則與周子異二句各是一義但胡氏以流行統會分之亦恐未是愚意當以道作理一分殊者心作一本萬殊者

易學啓蒙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看來文王後天圖只是怕處其盛之意故當其未盛却作極盛者便有恐懼之意此坎離所以處於正南正北純陽純陰之



位也當其既盛却作未盛者便有收斂之意此乾坤所以退  
於西北西南陽消陰始之位也震為陽之始而居於陽之中  
兌為陽之長而居於陰之中巽為陰之始而移於陽之長艮  
為陰之長而移於陽之始皆當以此意推之

此一條癸亥八月廿四燈下悟

以後天圖為怕處其盛之意然則先天是天事後天是人事矣  
何以朱子云先天豈非人事後天亦是天理之自然乎蓋天  
道有當裁成處亦有當順受處且人事之所裁成者無非即  
天理之當然故不得純以先天為天事後天為人事

呂新吾盛衰圖是做先天圖為之玩此一圖邵子所云終日言  
未嘗離乎是者益顯然矣愚欲更作一圖附其後四圍徧書

敬字益運維有盛衰而一敬則能挽其盛而扶其衰於舊圖  
中間書氣稟物欲四字作方圖於新圖中間書格致誠正脩  
齊治平八字作方圖姑附記於此

大全陳氏云朱子以天與日月皆左旋橫渠首發之益隋書之  
說畧後人未有述之而橫渠首得其說耳愚按先儒之說有  
述而可以為創者此類是也

史記律書蕤賓重上生與漢書不同律呂新書不用重上生之  
灋而不辨班馬之同異此不可曉又第二卷內言呂氏淮南  
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前漢志不同按呂氏淮南但與  
班志不同與司馬律書未嘗不同此尤不可解源疏至論別  
集內亦言班馬之不同



按律呂新書雖不言蕤賓重上生而謂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二濫名異而實同故以班馬為一法而以呂氏淮南改易上下之名為不是蓋數可倍而名不可亂也

漢志言律娶妻呂生子蓋以律生呂者自上生下以陽生陰象夫婦以呂生律者自下生上以陰生陽象母子以比擬得最好律呂新書亦不載

蔡氏律呂新書妙在只就律呂論不似班馬律曆志牽合律曆易春秋為一黃石齋一派學問大抵原於班志

性理大字小注俱無記得陳仁錫性理綜要內有之想係添入要查

蒙引講孟子六律五聲引律呂新書之言甚悉却不明言是律

呂新書此是俗體

國語伶州鳩云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愚謂蔡氏書傳謂石音屬角蓋出於此然言尚則可言屬則不可石音豈專屬角耶以一器而高下之則五聲十二律皆可徧而可定其為宮商角耶樂器之不可定以宮商猶字音之不可定以宮商也以宮商定之者皆穿鑿之見也

朱子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木鍾集謂當是卯酉非子午也此當

合史氏伯璿之說推之

徐應秋談薈載丘處機一段甚明木鍾集誤

邱處機云海潮人皆言應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游海上詢其故老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



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摩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摩不  
曾海上游行耳 又山海經以為海鱈之出入浮屠書以為  
神龍之變化皆是姑妄言之耳

朱子云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  
如字說三經辨之類愚接近代人有好為零星著述者皆未  
嘗知綱領二字然要綱領又不可硬立宗旨

見性理卷五十六

晁氏客語載溫公論性主善惡混之說此真不可解

康節天根月窟一詩與朱子履霜堅冰之說註俱是說理一分  
殊當與西銘同省西銘就親疎說康節就善惡說羅整庵省  
得理一邊重了不去分殊邊體認所以不滿於朱子

讀邵康節無名公傳須先省其在百原讀書冬不爐夏不扇一

### 段光景

明道之即此是學伊川之以忘生狗欲為滾恥開口便是正誼  
明道之學

風能拔木不能拔山嗜欲足以動小人不足以動君子

閱考亭淵源錄朱子答滕德粹云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  
好商量又云為學須立箇標準如孟子言必稱堯舜又云取  
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又云後  
生以科舉為急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此數條接  
引初學者不可不知

小學一書不但當玩索其文義并當就其所不載者想見朱子  
去取之意大抵其所不取者非高深濶大之處學不當躐等



則已甚之行不可為法者也

羅仲素教學者靜坐中省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謂此與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言多著靜不妨終是小偏與黃直卿言之甚詳而深取伊川只用敬不用靜之說載於性理道統篇學者觀之可以見朱子之正

義利之辨亦是窮理內事南軒教人却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此猶慎獨二字在戒慎恐懼中抽出言之也

朱子謂子靜之學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裡一齊滾將去害事不害事愚按子

靜之言義理利與南軒之言義利只差得一個先字相去便遠甚

象山謂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朱子謂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愚按南軒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此又在義利前一層

讀呂本中東萊詩話知呂氏學問不但雜禪又流入於詞章矣伯恭振起遂成大儒是何等力量

東萊詩話云晁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丈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云以其集眾說楊丈笑曰集眾說不好者又云晁以道嘗以所為易解示謝顯道他日顯



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據此二條則楊謝不  
滿於以道如此然以道儘有勝楊謝處

廬山天池寺邃壑中昏夜時有火光如燈人呼為佛燈朱文公  
山北紀行謂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  
異狀諸僧或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  
之盛然耶愚按此可見朱子格物工夫又朱子天池寺詩云  
三年落星渚北望天池山臨風起浩歎欲往無飛翰今朝復  
何朝陟此青雲端高尋竒已絕俯瞰何其寬西窮瀟溪源東  
盡溢浦關渺然滄波外淮山碧連環我意殊未極更思出塵  
寰何當駕輕鴻八表須臾間視此長江水滔々儻西還愚按  
此一詩可想見朱子之胸襟 天池山有御碑亭奉安太祖

御製周顛仙碑愚按此事或有之然勒石表章則是太祖之  
不學無術也

木鍾集論儒行篇云才讀論語便自見得氣象大小滋味醇漓  
迥別愚按此真有得之言可以觀潛室之學矣

楊誠齋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  
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雖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  
突明月清風此不似儒者氣象

楊誠齋易傳自淳熙戊申下筆至嘉泰甲子脫藁閱十有七年  
而後成書蓋其出在朱子之後張江陵最愛此書余辛酉在  
虞山始得見之蓋主於言理而略於象數可以羽翼程傳其  
序云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中正立而萬變通亦即程子隨



時變易以逆道之意

羅景綸言誠齋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曰命畫工圖之而去

馬維銘史書纂略云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之易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宗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領鄉荐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滋正其非云愚按此則雲峰之學勝於雙峰又按是時陳櫟字壽翁亦徽州休寧人元時徽之人才盛矣

史書纂略云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仕至翰林待制與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愚按此則婺之人才亦盛矣

史書纂略於元史隱逸傳載我靖獻公直叙至莊簡學問不知頭腦輒欲自出手眼不肯依傍門戶以大病也他人之門戶可不傍程朱之門戶可不傍乎

在宋之時以能改正漢儒為有功此道統所以歸程朱也在明之時以能謹守程朱為有功此道統所以歸河津餘干也  
不離古文考信六義折衷孔子此是太史公宗旨與程朱一也  
但所得有淺深耳太史公曰：學春秋只學得春秋之皮膚



耳為史學者當以綱目為權衡庶幾龍門之斤兩盡見  
讀太史不離古文一語小司馬三皇記且覺多事矣何論羅氏  
路史

偶見一不全書係宋景文公初筆記內云司馬相如贊曰春秋  
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  
推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竊佳  
太史公叙武帝分封而諸侯削天下平曰尊卑明而萬事各得  
其所矣彼蓋見天下初饗其利故其稱如此使其見哀平之  
際宗室微而外戚強則不得如此言矣故論世當明於易中  
消息之理

鄧元錫評史記曰禮樂二書舊以為有錄無書乃褚生所補綜  
其實不然禮書首叙論非太史公豈能及至樂書首數語即  
在太史公書中亦其至文豈少孫能補者蓋以老志興禮樂  
而通知其意而漢禮樂不可格於後故不具載而議禮定樂  
又非臣子所得言獨拾先代遺言格論次為篇庶讀者感焉  
知所以興故八書皆諫書獨至意深厚不露耳愚按此論固  
是但太史公之言亦有未能盡通禮樂處

讀項羽本紀竊難處者是羽置太公於高俎上及張良陳平卷  
虎自遺患之說觀性理朱子論此二事却極明白 鄧元錫  
史記內編評養虎自遺患一段曰諭竊切不如此禍亂豈有  
涯哉小不忍小諒竊敗大謀此全不似儒者之言

傳伯夷不傳許由務光以其無可考信也傳管晏不詳其功業



以在齊世家中不用重載也不載其所著書以世多有之也  
合者可見作史詳略之法

史記於平原孟嘗傳皆有貶辭於信陵則十分推重愚謂以信  
陵視二人所謂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也若以孟  
子好善優於天下律之其氣象當又不同而侯生毛公薛公  
之後亦不足以當善士讀書須從上一層看下來方識得人  
破若太史公見識不免被信陵壓倒

賈生一人太史公憐其不過則附於屈原傳班氏服其先見則  
全載治安策獨立一傳董仲舒一人太史公以其學本經術  
則列於儒林班氏以其大儒不可列經生之中則獨為一傳  
蒯通一人太史公欲白淮陰之無反心則附之淮陰傳班氏

欲示覆邦家之戒則與伍被江充等同傳新唐書李翱附韓  
愈傳劉禹錫柳宗元合入司馬傳白居易附賈至傳舊唐書  
以韓李劉柳為一傳白與元稹為一傳舊史以文論新史以  
行論皆各是一意並行不悖未可輕議

循吏傳止列春秋時五人漢初吏治皆不足入太史公目中

薛平曰士大夫家年子弟必不互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  
先習其簡傲不可不慎愚按豈但世說不可讀即史記亦豈  
可亂讀須分別得失而示之

平曰未詳其人

讀班固游俠貨殖兩序識力過太史公何啻十倍乃劉涓溪評  
倪思班馬異同於貨殖則曰說得有本有末非班固迂生之  
比也於游俠則曰漢書序傳甚嚴正有本末一反子長然為



子長立言甚難愚按須溪宋亡不出當時人贈之詩曰淵明  
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無全人見於韓敬班馬異同序其大  
節何如而其評此二篇如此甚矣學之難言也

班史不以仲舒列經生中宋史另立道學一傳便似發源於此  
班氏作漢書而有古今人物表沈休文作宋書志事有直追漢  
魏者皆是欲補太史公之未備未可輕議

董仲舒限民名田疏是孟子後一篇極大文字

汲黯學黃老而又游俠陽明之學一變為東林亦是如此黯之  
直不能服公孫弘罪不獨在弘也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五代史劉昫傳不言修領唐史此意亦  
當參

申韓原於道德此太史公眼力最高處却多了老子滾遠一句  
曹參尚黃老孔明：申韓從來有學術不甚正而功名可觀者  
皆由其人天資做出非關學術觀平陽武鄉之事業覺得老  
莊申韓之罪愈不可逭

木鍾集云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  
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愚按此語論學術者  
當知之不然天下之君子可棄者多矣

又按文景天資皆美皆有儒者氣象其學術則皆黃老但文之  
黃老則淺景之黃老則深所以其病不同亦勢之所必至  
不讀漢後書一語害人不淺

激之一字不能不稍為方正學惜然不得以此而寬莽大夫也



康成病痛只在雜引讖緯然其箋注之功自不可沒范書傳論  
非溢美也嘉靖中議改祀不免傷刻左氏亦有近証之處豈  
可以是并黜邛明乎若前無康成則後亦無考亭考亭之於  
康成猶孔子之於老彭也二程則周公也

考古竅難宗景文公筆記云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頴之推  
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後人作筆記  
跋者又駁之曰酈道元水經注薛瓚注漢書則謂臣瓚為于  
瓚者非也

宗景文公筆記云昔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  
教一世必於有則不可長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  
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時有

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愚按觀此段可以不議左氏之  
誣矣然又不得以此為太平廣記諸書口實

三國志於魏則曰本紀吳蜀則曰列傳陳承祚身處晉朝晉承  
魏統不得不然溫公通鑑亦以魏為正則不免因循之失矣  
南北史魏書多以族相逆又是史中一例

唐武氏舊史列於本紀新史入皇后傳中皆有所不安恐當自  
為一傳不則附高宗紀後以示變例

偶見一書載張子韶云陳仲舉頴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而暮  
年之節炳然不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  
周公之列矣愚謂子韶亦然

唐鄭棨開天傳信記云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



中上獻上名諸王便殿同觀寧王進曰夫音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底蘊橐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微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於詩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上聞之默然愚按此則論語之所謂始作翕如似指宮聲言此鄭康稱吏部負外郎恐不是歟後鄭五

溫公用史記年表之例作通鑑目錄褒貶隱寓其中然不敢以春秋自擬祇云目錄而已較之王氏云經有敬肆之辨

朱亥殺晉鄙當與荆軻聶政一例書盜竊擬書法當云魏公子無忌使盜殺將軍晉鄙遂帥魏師救趙

論正統者畢竟以歐陽永叔為正朱子綱目不盡依之者此變例也

永叔司天考贊亦是一篇文字

三代以上經典史為一三代以下經典史為二三代而下史而經者其惟綱目乎

老泉論禮都從死生利害上起是尚不知太史公所謂緣人情而制禮何況孟子性善之旨至聖人作易欲使人明白易曉老泉則以為欲使人不可窺是何言哉

老泉却不會思辜陶天秩天叙之意

子瞻刑賞忠厚之至論最合仁者之心所謂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即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意愚常云商法至嚴而成湯解網一事是商人用法之權衡不然便與後世名法家無異



矣子瞻論中獨惜其引四岳薦縣事不類

偶閱一書載丁清惠受學於王龍溪究心良知視萬物真若一體凡四賑饑民又載蘇東坡在陽羨焚券還宅事二公天資如此真不可及使其知有正學其所就寧止此哉愚前論曹參諸葛孔明而痛恨於老莊申韓二公亦然陸平泉亦然

今人但知王沂公有志不在溫飽之言不知張詠及第寄友人詩云前來失脚下與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有志人多如此

宋寶慶間有王栾者為燕翼貽謀錄云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以前所未聞也太宗淳化四年二月詔贈宰相李昉本生父母此猶曰昉有請而

從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於古禮違背亦忠厚之至也愚按觀此可以斷濮議之是非矣

偶見一雜書載丁晉公謝表云補仲山之袞維罄一心調傳說之美難諧衆口真所謂小人求諸人

太祖謂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宋濂劉基不如卿也太祖推重之如此然不聞其大用何也見洪武六年

明太祖講攻乎異端章猶以宗儒為未嚴而以高僧分賜諸王何也

洪武間詔書於元順帝之生也稱為庚申君宸得體

明代帝王之文可繼三代者太祖告中原文世宗遺詔睿宗漢



江賦陽春臺賦

名山藏云太祖欲用僧寶金為僧官大理卿李仕魯言今天下學校未達儒風未振先獎異端非所以訓上怒仕魯乞歸遂賜仕魯死仕魯濮州人聞發人朱公遷得朱仲晦之學遂逆之遊洪武初詔求學者郡以仕魯應愚按如此儒者一言而死洪武之政可知矣

洪武制度莫善於學校此建文所以多狗節之臣也吳志伊云倪鴻寶論三案疏可謂確論主三案者如嚴延年之劾霍光爭三案者如田叔之燒梁獄詞何妨各成其是但借以害人者罪不容誅耳

王元美疑文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二年卒壽僅二十三今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鄭公以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房梁公以貞觀廿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二年卒年四十六當長文中子四歲也是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顏為人師不獨房杜李魏無一言及其師為可疑然其書則又斷非阮逸所能辨此真不可解

元美讀書後內論李祕常衮竄好至其論楊雄則以小人心揣度朱子可謂無忌憚矣

宋學士集有燕書一篇此與王元美之短長言無異此皆莊子之遺毒也

讀羅萬藻此觀堂集世云世上大豪傑定是有來去人嗚呼文



止見識如此而世以羅文並稱何也

羅文止作陳大士傳謂大士生平不喜講學不事禪然觀大士集中答蔡雲怡書云則非不喜講學談禪也乃厭薄當時之講學談禪者耳其曰儒與禪二宗也要其至可以相通此則大士之本領也

附呻吟語疑

新吾呻吟語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語余所未喻只有內與本那外與末主張得甚愚謂此似與孟子持志養氣之論顯背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亦是交相培養若輕視外與末豈程子所謂體用一原者乎聖賢之學維云美在其中則自然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然欲其中之充實非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不可

新吾謂性只有一个纔說五便着情矣愚謂若如佛氏以知覺為性則性只有一个若如程朱言性即理也則理有分有合之則為一分之則為五安得謂性只有一个

新吾謂先天理而已後天氣而已愚謂先天後天似不可以理氣分

新吾謂人問君是道學否曰吾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吾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吾不是釋學是老莊申韓學否曰吾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戶曰吾只是吾又一條謂宋儒紛紛聚訟且莫理會只理會自家何等簡徑愚謂此二條是不欲專主宋儒之學而自成一家但宋儒不同如呂謝游楊



象山慈湖不主之可也若周程張朱之學即孔孟之學也可  
槩以宋儒目之而曰且莫理會吾只是吾乎人苟有吾只是  
吾之心何所不至耶

新吾謂堯舜至孔子都不自滿假孟子自任太勇自視太高而  
孜孜向學歛然自歎之意似不見有宋儒談論都有是道理  
身所持循亦不染世俗豈不是聖賢路上人只是自家平生  
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  
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自孟子以來學問都似登壇說法  
直下承當與聖人作用不同愚謂此等病痛只可以言金溪  
姚江一流不可以言孟子及周程張朱

新吾謂儀禮是嚴苛煩細之聖人所為愚謂時勢不同儀禮亦  
或有不可行於今者而遽以嚴苛煩細目之可乎

新吾謂漢儒雜道宋儒隘道宋儒自有宋儒局面學者若入道  
且休着宋儒橫其胸中只讀六經四書而體玩之久：胸次  
自是不同又一條言漢儒無見於精宋儒無見於大愚按此  
二條皆不分別槩稱宋儒舉周程張朱而謂之隘謂之無見  
於大可乎舍周程張朱而讀六經四書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明季諸儒何人不讀六經四書只是不肯送周程張朱入門  
故各以其所見窺測聖人之意遂成一橫議世界聖賢之書  
遠助其氣質之偏而已般鑿不遠不可不懼

新吾謂明道荅安石能使愧屈伊川荅子由遂激成三黨可以  
觀所得二公所得愚謂尊明道而抑伊川嘉隆以來議論多



諸儒議論多如此其實明道伊川雖一寬和一嚴屬然不可  
以遽分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屬有嚴屬好處明道能屈  
安石伊川不能服子由者蓋安石尚能容明道而子由不能  
容伊川也此是王蘇二公之有優劣非明道伊川有優劣也  
新吾謂明道在朱陸之間愚按朱子之學即明道之學也象山  
之學則與明道相冰炭者也特明道之言間多渾融為陸學  
者往々假借之以申其說遂謂明道在朱陸之間可乎  
新吾謂明道不落塵埃多了者釋老伊川終是拘泥少了者莊  
列愚謂明道者釋老何嘗有一些釋老之累若以伊川為拘  
泥而欲以莊列融之則亦不成其為伊川矣

新吾謂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  
著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寔成个事功不  
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愚謂此不知指何等樣儒者若程朱  
大儒任之以事亦豈狼狽以敗乎是何視功業重而儒術輕  
也

新吾謂多學而識是中人以下學問教有頓漸二門愚謂博文  
約禮聖門教人只有此一法謂頓漸二門者此嘉隆以來諸  
儒陰入於禪者之言也

有

新吾謂有不容己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必當  
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  
又一條謂周公是一部活周禮世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禮愚  
按此與孟子仁心仁政之說不同不如程子云有闕睢麟趾



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說得無弊

新吾謂中庸為賢知而作愚謂中庸為知愚賢不肖而作不是  
專為賢知

新吾謂六經言道而不辨、自孟子始愚謂唐虞之吁咈即辨  
也不可謂自孟子始

新吾謂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凶之  
誅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孔子之申  
韓也即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愚謂王道之與申韓  
猶斌珉之與美玉也王道未嘗無刑罰然非申韓之刑罰也  
其體則仁其用則義故曰天討若申韓則以殘酷之心行殘  
酷之事而已故謂聖人不廢刑罰則可謂聖人不廢申韓則  
不可舜孔子之事豈可與申韓同日論哉舜孔子所行王道  
也申韓者王道之罪人也若以申韓之刑罰為王道之一體  
則桑孔之理財亦王道之一體歟

新吾謂聖人之為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  
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又一條謂居上以寬  
為本未嘗以寬為政愚謂嚴威中施長養是以嚴為體也不  
如曰長養中施嚴威蓋嚴不可少而非所以為體也居上以  
寬為本、非在政之外本亦政也謂未嘗以寬為政可乎聖  
人為政寬處常多嚴特偶用耳雷霆霜雪豈天所常用乎子  
產為政不專於寬而孔子謂之惠人者亦以其寬處常多耳  
非謂子產政多尚嚴只懷一個寬的心也董生任德不任刑



之論豈欺我哉我浙張考甫先生云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  
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  
固如此新吾先生之言益欲以救一時姑息之弊與崔子真  
政論同一意思然却未免於偏

陳幾亭云陰陽之氣久則必淆亂爾氣未嘗滅也生陰生陽不  
是無生分之以為生又曰混沌非氣之消滅也開闢非形之  
自無而有也一氣常在陰陽則有混有分愚謂自無而生者  
流行之陰陽從消而分者對待之陰陽幾亭之說未確此即  
橫渠

正蒙  
之說

幾亭云善本無聲無臭矣而何必曰性無善乎曰無者不識善  
曰善者識無也已愚謂此論甚謬善雖無聲無臭而寔有物  
有則以無為善與以善為無其謬一也

幾亭云王尚仁伯尚知仁知皆性也又云好禮好義好信王之  
事也惟不可以好知上好知下必以詐應愚謂伯者所尚之  
知機變焉可豈仁義禮智之知乎若上所好者仁義禮知之  
知豈有下以詐應者乎

幾亭云動天亦有勢匹夫積誠然後動人主一念誠而天動此  
說極是然愚謂不但人主自一位而上其位彌尊則其動天  
彌易

幾亭云制欲為原憲之難制僉子為宋元祐之禍故易分君子  
小人也以道而後世分君子小人也以勢道者心所存而身  
所行勢則其所乘之位而已道分消長勢分勝負使小人之



所存所行漸消而歸於君子則元黃永化勝則僅削其位奪其權而心之不悛不服如故也彼未消以未長能保其不挺而戰乎讀此一條可見蘇子瞻大臣論之淺然亦未詳其所以消之者

幾亭言言經濟胸有成畫其曰熟天下之荒土三十年澄天下之吏胥輿皂五年練天下之驕兵弱兵三年移天下之士風二年善天下之官方一年又曰足財之略江南儉之江北勤之農夫寬之商賈制之吏胥搜之僧道已之可謂言之鑿

幾亭云二曲存則墳曲索邛之精英脩矣斷自唐虞謂其兼墳曲索邛也愚謂有刪述之志者知此可以不憂其繁

幾亭學言內或問東林曰其號正矣以入不入為賢不賢固哉心忠不忠罷洪不洪才通不通言與事公不公曷其東不東此一條可見其立朝之正

幾亭云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德許多條目又云言生：可謂沖漠無朕言沖漠無朕或反以晦生：所謂沖漠無朕正謂一相不立是萬物一體氣象最親切處耳此二條似指用為體或疑程子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學者須先識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似即幾亭之意然北溪陳氏於程子前一條云非指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於後一段條云明道此一段說



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在學者工夫只逆克己復禮入問物字  
是人物是事物曰此物字皆可以包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  
其理之一耳觀北溪所論則知幾亭之言與西銘程子之意  
殊矣蓋幾亭要人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西銘則要人從與  
天地同體處起幾亭但知民胞物與而不知從天地之塞我  
其體二句看下來其所見與原道同耳程子曰西銘原道之  
宗祖朱子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  
近思錄卷十三有程子一條論萬物一體與幾亭之說意亦不  
同

幾亭云蘇子瞻一生大節惟厭莊敬喜恢諧遂抵牾於正儒所  
以聖賢到畫倫處只說个惟天下至誠至誠何如人是个極  
認真不肯使乖不肯游戲之人此一條說子瞻病痛竄切  
子瞻之與伊川如淳于髡之於孟子

幾亭謂高子野店小樓陽明龍場夜半其時光景正朱子所謂  
一旦豁然貫通者觀朱子此言想其生平亦嘗經此段光景  
過來第不欲向人道破大抵學者決須有此一番若未見此  
段光景止是下學愚按朱子所謂豁然貫通是從格物窮理  
後見得萬理歸一高子陽明所見是个虛光景豈可同論至  
謂朱子不欲道破則是故將得手處匿而不言尤非所以論  
朱子矣

幾亭謂持養身心不可計功效綜理民物不得不計功效論治  
論學不容強合愚謂如此則董生正誼明道之言但可施之



身心而孔子論仁不當說到天下歸仁矣論治論學皆有不  
可計功效處亦皆有不可不計功效處幾亭又欲合董仲舒  
張敬夫之說申其解曰凡為天下而謀之計之是無為而為  
也是道誼也凡為一身而謀之計之是有為而為也是功利  
也此亦不然為天下者豈可純用計謀功利之念充其說必  
做到管夷吾而止

幾亭謂湯武是學知所以終未能比堯舜者非因天資前定還  
是學之功夫未到極處者來孔子亦是學知此方是學到極  
處者愚按謂湯武學未到極此論甚精謂孔子亦是學知則  
過矣

幾亭謂北宋士大夫節義篤行相砥礪者多而罕見原本故二  
程指示微妙歸重著察非輕躬行也躬行有不待言者迨南  
宋程門之說漸失其真且變而為象山慈湖於是朱子不得  
不歸重踐履以挽其弊道一而已教則隨時本朝良知之教  
亦興於訓詁沉淪之後近日惟高子能執其中而生之之旨  
則其亦自體貼得之愚按謂程子重著察朱子重躬行程朱  
恐不如此分途謂良知興於訓詁沉淪之後嘗著其曰墮廢  
食之失謂高子能執其中亦當知其調停之非若夫以生  
為宗旨則不免以用為體豈得曰救時之過而遂將義理之  
名目混淆以就之乎

幾亭謂認氣為理則滯分氣於理則支惟就氣認理羅整菴之  
說確矣然以朱子體認之精而終身指理氣為二豈草哉



以為氣有舛錯理無舛錯如感應之際合者理也其或不合者非理也氣也蓋尊理之專而歸其失於氣惟程伯子體貼之極以為善惡皆出於天理則報應之合不合亦皆天理也蓋合有合之理舛錯有舛錯之理其誌邵公謂性情至粹而不育其不應殤而殤即舛錯之理也如此則於一切莫致之死牛止有悲哀更無怨憾一切非道之貧賤患難止有順受更無感憤愚按如幾亭之言則整菴理氣之論未為無見但古人於理氣有言其合處有言其分處整菴必欲槩指為合則固矣

幾亭深惜陽明之將而不相又惜其不生敬皇之世謂自周公而後天下第一人常不得效用於天下嗚呼陽明果可謂天下第一人乎且其歷數第一人之不得用者惟有孔孟文中瀟溪明道而伊川考亭不與焉何耶

幾亭謂削稿始於孔光後世遂以焚諫草為愛君然當分其所諫者何事有當焚者救君之隱過也聽則已矣不聽又不忍彰之若君有顯過天下已聞之矣諫而聽則改過不吝美歸於君不聽則存其救正之言亦復何傷於君此不必焚者也言天下之利病則又無問行與不行皆當存其事理示式於後此不當焚者也鄒浩諫哲宗廢孟后不存疏稿陳瓘聞之曰禍始此矣設後人假造一疏何以致辨此又不可焚者也分別得最好可為論事之法

幾亭謂朱子讀書致知躬行心得粹然一出於正不涉毛髮禪



門我朝議朱者莫如王文成尊朱者莫如高忠憲然細研兩先生之學皆不全廢禪宗愚按幾亭雖極尊高子然終不能為之諱也

幾亭謂秦焚書坑儒塞天下之智而范增項梁之奇計兵法不出於詩書聚兵銷鋒斷天下之器而陳涉吳廣之勦稷白挺不資於武庫斬華據津設天下之險而扶蘇胡亥子嬰之矯殺篡弒降滅不囿於金甌之缺湯池之涸然後知秦之君相竭蹶而貽謀者至短也江陵為相才識事功不減古人然思微威勝乃其本疾嘗極稱聖始皇得聖人之威其法制為萬世利斯言也不得罪於天歟又謂鞭笞肉刑漢文所慈者民耳政論更以為嚴激矣乎元成之基亂以縱內臣權戚民何

與焉教弱主以嚴刑則權奸不加罪而正人與細民必遭其毒視寬縱之害彌烈又謂孔明教後主讀申韓書其意本欲矯主之病畢竟誤下藥處魯哀愚柔儘類後主夫子啟之全不用此道益慘礮少恩無論與長人之理相悖且原不足以救愚柔也此三條竅發明得好益崔寔一論及孔明江陵所言惑之者頗多得此救正有功生民不小乃知張公藝以忍字進高宗亦不得輕訾之

幾亭又云自古以霜雪比刑非也霜雪所以肅物天非是則歲功不成矣豈得謂唐虞無刑成周刑措為治功不全乎刑之懸似雷霆之威刑之用似雷霆之擊雷雖不擊物其威自在太和且益彰而歲功固未嘗缺也此尤足破申韓之論又謂



申韓主刑罰黜教化賈誼引殷周鑒暴秦學正相反史氏不  
察謂誼與量錯明申韓

莊渠與霍渭先書云天下之士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  
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為之  
主此可與幾亭之言相發明

幾亭謂子桑伯子看他意思似不足以臨民夫子何故可之只  
謂簡是臨民第一義臯陶稱大舜臨下以簡夫子言苛政猛  
於虎苛非必殘酷只是瑣碎既瑣碎則殘酷勢所必至曹參  
一無作為李沆志罷利病未是時中作用若律以通變於未  
窮為戒於方盛豈為知道然當時漢宗百姓且受寧靜之福  
煩苛慕古莫如王莽安石試者百姓受毒何如愚按上條言  
寬之好處此條言簡之好處雖或不中然猶愈於殘酷煩苛  
固不得以王衍之清言致亂劉璋之寬極致亡而緊病寬簡  
也

幾亭謂古之賢相得士其精神皆在未作相以前迨既相則人  
見我甚難我見人甚少四方敬處之人才無從識面巖穴有  
技之士未由聞其姓名矣思任天下者無問居與游過人即  
問如某人為某郡某邑則訪其所治之地有何人才所居之  
鄉有何賢俊所立何品所長何技過平人亦然隨時記之分  
門別之既得所薦之人又可參薦人者之賢否用心數年當  
世人才知過半矣愚按未相之時固應隨在留心既相則如  
之何曰孔子言之矣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幾亭謂人之臭味有若冰炭雖量如韓魏公養如程伯子胸中  
詎無淫涓但待其功過法未嘗不同君子之自處也公則小  
人咸服近世士大夫或云君子有不善事亦無傷小人為善  
事愈可慮是欲獎過而懲功也宋趙抃曰小人雖小過當力  
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誑誤當保愛以成其德是欲同過而異  
治也任伯雨曰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小人獨  
存是欲引繩而披根也其言近是然不如傅堯俞之對神宗  
曰大忠大奸固不可移中人之性係上所化至哉言乎與使  
枉之意通矣易之泰曰君之道長小人道消使枉者直之謂  
也小人心漸化而為君子彼消則此長豈勝敗之謂歟若  
以勝為長則群小之愠怒日深是蘊毒耳何消之有癸亥甲  
子之間君子當道成心不化陟同黜異幾釀宗社之禍前鑒  
不遠可復蹈耶愚按幾亭此論處君子小人間者不可不  
知漢之顧厨俊及明之涇陽南臯皆是欲以勝為長者也書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其處小人之律  
令乎

幾亭謂諍小事與防微其所見迥異小事有且可放過者得失  
所關未大又一事止屬一事也微者其事本大特初萌易消  
故謂之微又或維屬一事而此端既開他端將作則蓋臣深  
計必加預防漆器旅葵為聖哲設防也象箸玉杯欲防之而  
不得者也若諍小而遺大諍顯而忽微非昧則避愚按微與  
小辨之甚不易非居敬窮理不能無差



幾亭謂積重之勢有徐反者有忽轉者漢武許諸侯分王子弟而尾漸掉魏相白罷副封而霍氏權益衰如此類皆以歲月密移之者也晉悼公駕馭諸大臣惟在初立數言周世宗高平一戰惟在斬敗將七十餘人如此類皆一朝頓易者也愚按此類惟深於易道者能因時而施之

幾亭謂六朝及唐好佛者非講學之儒自宗及今講學之儒大半好佛愚按涇陽景逸皆不能免此

幾亭欲將家語判其醇疵疑信此事學者所當為  
幾亭謂一意天理之人感觸世情俱反入於天理一意世情之人竊觀天理俱資助其世情故誠者日誠偽者日偽愚嘗以此驗天下之人往：皆然

幾亭謂擬票一事所以無敢執奏者蓋一執奏則事後之利鈍即身任之目前有沸心之嫌日後有擔當之責自江陵而後大臣以任事為戒遂相習如此愚按此弊流毒最深故君子不但不可以言舉人而亦不可以言責人後之泄：成風以孟子所謂容悅當仲山甫之柔嘉小心皆由於此

幾亭謂求也一為權臣倍粟起也一不奔母喪而必攻必絕後之君子於所謂依傍局面者雖使行事甚於求起必多方掩蓋之援掖之本以名教立門牆而門牆之溺也反不惜名教本從人倫起聲氣而聲氣之濫也反不顧人倫真為道術人心計奈何舍孔魯不法哉此一條切中啓禎間君子之病而其所以為掩蓋援掖之法則莫甚於置行而論心孔門觀由



察安皆由事善故合之於心若離所以而揣心事豈不踈耶  
幾亭痛闢顏山農羅近溪楊貞復李卓我大有功於世道  
幾亭謂下學而上達學達二字便是後人脩悟二字此說得鶻  
突下學上達皆兼知行說不是後人所謂脩悟

幾亭謂石經大學出自農坊而譏鄭端簡之誤信其論甚正而  
又云大學首章斷以古本知本知之結句者為是則沿陽明  
之謬也

談蒼吳越春秋載禹南巡登衡嶽宛委山得治水之記今岫嵎  
山有科斗之碑向藏地中韓退之劉夢得並有禹碑詩皆聞  
而不及見嘉靖初有人掘地得碑遂摹搨傳世楊用修有釋  
文湛原明有跋按此亦必是石經大學之類嘉靖時往有

此風氣

幾亭謂伊川言雷從起處起非機峰語有至理焉陽為陰包出  
而為雷隨其偶出非有定處不可推算康節所以嘆服此者  
伊川語最親切

幾亭謂窮至事物之理窮至為人之理也窮至為人之理窮至  
為己之理也此言可與朱子補傳相發明

幾亭謂正考父循墻而走則獲後社單子視下言徐則不久物  
故一旺而收一衰而餒收旺者心為主衰餒者氣無以自主  
愚謂程鄭問降階亦是單子之類

幾亭謂親民之必為新民也親可施於親不可施於民也聖人  
親：墨氏親民佛氏親物親新二言之間乃吾儒異端之界



此言甚正可破陽明之說程子改親為新之意亦不如此

幾亭謂極則反者風俗氣運極則不反者人心愚謂此亦就庸

人言之耳若夫豪傑之士不論極不極豈有不可反之理

幾亭取頤端文之說疑論語召忽管仲兩章是齊論竄入謂以

功為仁既與求仁之宗旨大悖斥死節者為匹夫莫知尤與

不求人知之宗旨大悖此疑太過是皆不能堅信程朱所以

有此議論

幾亭謂晏子聽季札而納政益便崔氏而成其弒此考古未精

晏子納政在崔氏弒君之後此段在全書卷十九

信陵君之喜聞過何如子路其改過不吝何如成湯幾亭以學

問許之恐未必然謂與漢高之聞言立改相類則信有學問人定無

竊符殺晉鄙之事

幾亭謂淵明東坡有本原方有餘致近世風氣專慕其下半以

俗勝而構清言學韻事以菲劣才而蒐綴閭巷猥瑣無益之

談刊布零散弄玩之言是相率而為賤丈夫也此似指陳眉

公而言愚謂淵明東坡之所謂餘致猶未免自恃其節義文

章而然而况如眉公者乎

幾亭謂公孫述肅威儀見馬援：窺其底裏呼以井蛙是矜莊

正由於自喜也愚謂此可與君子不重同看蓋天下有不重

之病又有重之病重之病其害比不重尤大

幾亭謂溫公可謂忠信未可謂誠：則必明溫公不明處多也

如信楊雄疑孟子帝曹魏寇諸葛武侯起而經世則欲盡斥



元豐諸臣盡廢新法以此譏溫公是矣而并譏其論維州事以牛僧儒為義李德裕為利此則似未可輕非幾亭謂史稱邛文莊議論高奇乃如功檜而罪飛則至邪至污爾何高何奇以此譏文莊是矣而并譏其謂武氏死即微懷英周寧不唐此則似未可輕非

幾亭謂先王設冠昏喪祭四大禮以齊天下無非行其仁孝之思自釋氏出特立四怪異之行以陰廢之如削髮以廢冠禮出家以廢婚禮燔屍以廢葬禮長齋以廢祭禮四大禮既廢而日用間一切經曲迅速掃除不煩餘力矣此一條最得佛氏之害真是可恨

幾亭謂古無輪迴今有輪迴古之無者絕無今之有者間有如禽鳥花草後世繁氣所變化亦增於古者况人情之繁變乎若冤憤不伸若經畫不了若期望不置此皆上古人情之所無而中古以後時有之於是去而復來者矣以古之無格今為必無輪迴者未通於造化之變也曰親見近世偶有輪迴等事而遂以舉世皆輪迴上下千百世皆輪迴者昧於造化之不測而惑於佛經之說也此一條說輪迴有無亦最好幾亭謂萬曆間利道人瑪竇者自大西國來欲播其天主教觀其大旨即上帝也然畫像而拜以崇禮形象為事而不知存心養性之義遠不及佛物然最闢佛以其教尊天而佛尊已卑天故也愚按西教初來尚不知心性今則亦借心性為說矣異端之行未有不假托於我儒



幾亭謂吾見賢士大夫不懷私不任詐而不知人不解事者多矣。古人言至誠。曰誠有不至者。言大公。因公有不大者。誠不至未必能明。公不大未必生明。斯言也。其為黃石齋之徒發乎。

## 二六二

幾亭全書卷二十末有一條云。太極不與陰陽偕。混聖人之心。一太極也。此番混沌。後義堯文孔之靈。何存意者。上帝左右。固有至清至虛一片光景。境界當陰陽淆亂而自如者乎。原無混沌。羣聖之靈會焉。再開再闢。復當出現耶。不然。任是大聖。只在一混沌中。撐持僅同於陰陽而不能侔太極耶。此一條幾亭看太極與朱子全別。邵康節以動靜之間為太極。恐畧似此。

幾亭議從祀於永叔之不信。易繫象山之詆顏子。白沙之宗空寂。皆謂當改祀而於陽明無議焉。何也。

魏莊渠與人書曰。昔筮仕刑曹。人有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時多病或厭。則自責曰。問事競挽鬚。誰能即瞑。喝盡不推。是心讀詩者。能如莊渠之推類。則為益大矣。

呂仲木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呂謂太守曰。公受子至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見名山藏。

莊渠與一郡守書曰。小事海涵。大事府斧。斷靜若泰山。動若轟雷。此四語可作居官座右銘。

莊渠答應德書云。誰始為舉業。作俑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



添了多少葛藤蔓說縱斬絕之猶恐牽纏况可引惹乎此言似太過

莊渠與人書云王道之不明不行久矣此無他闕却天德也若篤吾赤誠上下誰不響應如不吾信請觀溫公當日豈無才過於溫公者乎至於感動天人則邈乎不及遠矣者來莊渠亦是溫公一流人

莊渠言有若言行氣象似孔子恐其學未免求之於外曾子謂江漢以濯予之秋陽以暴之此真知聖人心學者也愚謂恐難如此斷定

莊渠與霍渭先書云象山振古豪傑也然而學未近道客氣累之也吾兄之辨自察客氣何如慎勿自恕象山直指人心維則能聳動人能救拔人而無實下手處如四勿三省之類惜也叫噪已甚上馬者厭下馬者惑中馬者為其所驅若先讀晦翁書乍而讀此若驚若怪不為無助若先讀明道書有得然後及此則固不暇過而問焉已孟子雄辨猶被英氣害事况子靜乎假令孟子親炙孔門參於顏愚魯魯之間固將薰為太和當歛然自覺不足矣莊渠此書以鍼砭渭先善矣而其論古人則多可疑象山之病果在客氣乎晦翁之於明道孟子之於顏魯果若是不同乎僅

莊渠與王純甫書云至善是明德之本體明德是至善發出來  
的本来面目至善冲漠無朕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也止至善是究竟處此說與朱註異



莊渠謂老子夫子俱生周末文盛時俱有志於反朴還淳夫子說得平正老子便覺矯枉并不滿於先王惹得後來處士橫議秦人出來一切掃去遂不成世界矣此說得最妙

莊渠言詩之有律猶文之有駢儷終是排體古人決不屑此亦說得太過程朱蓋皆嘗為之蔡虛齋亦嘗有此論

莊渠與崔子鍾書云近世講學者日以多憂方大耳虛氣驕志欲一蹴至聖人而言行判若兩截此恐即是談天衍彌天道安之流耳近見序文深斥陸學愚意陸學且未可非彼其功夫雖粗却是實做也按莊渠於陸學每多恕辭然陸學雖賢於陽明而不可謂非陽明之學所自出也

莊渠怨於象山而嚴於慈湖其答崔子鍾云自陽明之說行而

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又云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此書不焚不知顛了無限後生然慈湖之學誰實啓之

莊渠與陳元誠書云讀大小雅至於宣王之時未嘗不喟然而嘆曰周其遂衰乎宣王之於周固若下弦之月矣惟患其虧也而可自盈乎哉一時君臣其德精明而乏天地深厚氣象中有一事便形於咏歌愚按學者為學不可不以宣王為戒莊渠言質是從裡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按文質二字此分別得最明

莊渠體仁說云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質夾襍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



被物欲汚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  
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習久之本體渾然  
至善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此一段足破向來之誤此條與  
何柏齋儒學管見意同

木鍾集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否荅曰既  
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着耳此  
為有學問人言若無學問人未發時昏底耳中亦何有此  
一條可與莊渠相發明居業錄第二卷亦有一條以黃勉齋  
引朱子未發以前氣不用事之說為非

莊渠講復卦云帝王之學莫大於求仁而求仁之功莫先於主  
靜莊渠蓋因世宗初年多留心於言語文字故其講義徃  
以主靜為言然世宗末年修元之弊未必非此種議論啓之  
甚矣對君之言不可不慎也

莊渠講四端章以世宗闡群議定萬世綱常為能擴是心此似  
贊揚之過世宗定大禮雖未可盡非然多過處不應如此立  
說

莊渠論禮以崇祀明堂分祀天地皆指為漢儒附會之言恐不  
免輕於立論甚至論郊祀疏云諸儒持論各挾勝心寧恃經  
而不敢恃傳記寧違先聖而勿敢違其經師名為聚訟世又  
下哀文獻通考復撮諸儒糟粕成書眩惑心目窒天聰明弊  
也久矣其詆人不已甚乎

從來郊祀只有合祀分祀之爭至胡氏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祀



天於郊後世不當崇地抗天則分合皆非矣莊渠大約主胡氏之意故以父天母地之說為未是而疑皇地亦之稱出於緯書謂上帝至靈正如我心百神如我身百體魂魄后土亦我體魄之大者耳地不可以對天故以社配郊則可以社郊對南郊則不可其言非不卓然：恐諸儒之論亦難盡廢

莊渠與邵思邈第一書云象山故江西人今其學張皇於一方此吾道明晦通塞之機此書所言甚正又一書則云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甚粗鍛鍊未粹不免好綱使氣過為抑揚之辭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校之陋也此一書又甚鶻突又答王純甫書云每讀象山講學之書明白正大深嘆其卓識超然妙契聖

傳但辭氣軒輊竊疑其猶有虛氣驕志存乎其間又答徐用中書云文公廣大剛健篤寔明睿此固作聖之資且精力超絕今古使其自少便從根原上培養開廓起來如顏學孔可以優入聖域今未免為多才多藝所使用志或分幾於鑿開混沌潛龍以不見成德愚深惜文公見之太早也象山振古<sup>豪</sup>毫傑其學超然默契根原而氣質大粗譬如渾金未經鍛鍊查滓尚多也此二書尤鶻突之甚

莊渠講敬字甚好其與胡永清書云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着力只略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妙矣又復毛希秉云大抵人心是个主宰更無主宰之者敬只是我心是做主宰處略綽提撕當體便



在本不須大段着力其言敬確是胡敬齋一派故其復王濟  
美書自言生二十四年始獲聞敬齋先生之學蓋不誣也然  
其與穆伯潛書則云聖門之學惟在於求仁求仁之功莫大  
於主靜又數言象山之妙契聖傳却又似象山一派又與顧  
惟賢書引孟子物皆然書往省括來講格物者格物却似安  
而後能慮之慮與程朱之說不同愚按莊渠之學雖似象山  
之主靜不同然其所謂主靜者蓋指略綽提撕之敬與象山  
之主靜不同但其講格物不用程朱之說意其於窮理工夫  
微少故其答呂仲木云辭章訓詁皆易以溺心必也一洗而  
空之專意孔顏返朴還淳又云願從今伊始盡斷訓詁詞章  
而超然深造聖域此雖與程子玩物喪志之言相發明而語  
氣未免稍偏將窮理一邊者得輕了蓋其學在朱陸之間自  
成一派者乎

莊渠集十三卷中與余子積論性書最宜玩味

莊渠作譜叙謂聃在周為柱下史以知禮為孔子師誣哉

莊渠錢氏世譜云大命在天小命在人此二語好然以中庸裁  
培之理推之則大命亦非盡在天

呂晚邨評書同文曰六書之學為之未有不穿鑿附會者或是  
好奇如石推官之類其失尚小或即以解經又佐其穿鑿附  
會之見如臨川之字說莊渠之精蘊其病便有不可勝言者  
某却不敢如此以有洪武正韻在也愚按汪荅文之論喪禮  
亦髣髴晚邨此意 又按六書之學只當如朱子看易象之



例况六書本是六個法荆公却多以會意解之宜其鑿也  
論六書者皆有偏王荆公字說偏於會意鄭漁仲偏於假借許  
叔重偏於象形諧聲而荆公之病為甚魯齋王氏伯曰六書  
豈盡是會意字、可說哉

偶讀程篁墩集見其論尊德性處原未嘗差但非陸子靜之所  
謂尊德性耳乃知墩篁之道一編是推墨附儒之書與陽明  
之援儒入墨者又不同者來吳草廬亦似與篁墩同病附記  
於此

吳康齋亦似致知格物之功少觀其與友人書云聖賢授受緊  
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整肅言動端嚴以禮自持則此心  
自然收斂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但讀書明理以涵養之則  
尤佳耳苟此心常役於外四體無所管束恣為放縱則雖日  
夜苦心焦思讀書亦恐昏無所得脫講說得紙上陳言於身  
心竟何所益徒弊精神枉過歲月甚可惜也愚按此甚與程  
子玩物喪志之言相似然者得讀書一邊太輕與所謂涵養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不相似其奏疏序記少所發明大  
抵病在於此然其所謂敬與默坐澄心六經注脚之書固自  
懸絕且康齋亦非竟不讀書者觀其詩曰平生拙學無他技  
到處逢人勸讀書又曰欲到大賢地須循下學功文章深講  
貫道德細磨礪此豈同於姚江金溪者哉

康齋責躬詩曰中歲知非已過時老來空賦責躬詩一生搃被  
虛名誤千慮難逃實德疵無計可回前日月有功終作後男



見戰兢盡此桑榆力衛武朝：是我師此詩及日錄最可見其力行之篤愚嘗曰文清讀書錄刻：體認天理康齋日錄刻：檢點人欲俱是學者所當師月川夜行燭刻：感格親心當與幽風無逸相表裡大抵康齋極似尹和靖

晚邨謂浦江鄭氏規範歷守至今不特有家者之所無即有國有天下者未能或之及也曹月川先生夜行燭未嘗非孝子之用心然終有自見得論親於道意思在愚按晚邨此論太苛月川非自見得論親於道也蓋親憂亦憂親喜亦喜焉耳白沙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原泉自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

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甘泉解謂經云學於古訓而此云然者亦為誦言忘味者言之耳積累者程子所謂莊敬持養者是也不由積累者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者是也愚按白沙之言雖有積累不積累二種總是以六經為糟粕而用直截工夫何得附會於程子之言其和楊龜山詩云吾道有宗主千載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亦猶此之附會程子耳白沙所謂敬豈朱子所謂敬乎和龜山詩獨不載於白沙詩教中豈亦覺其有不同乎

朱子言主敬景逸亦言主敬恐景逸之主敬與朱子不能無異



朱子之言敬曰畧綽提撕莊渠之言敬亦曰略綽提撕恐莊渠之畧綽提撕與朱子亦不能無異是故以朱子之學為支離者不知其有主敬工夫也知其主敬矣又當辨其如何樣主敬方不至援儒入墨不然渾說一主敬便與陽明所謂晚年定論無異

讀景逸復七規全不是儒者家法

涇陽日新書院記曰朱子由修入誤悟善用寔其脉通於天下之至誠陽明由悟入脩善用虛其脉通於天下之至聖又曰陽明穎悟絕人本領最高及其論學率多杜撰若明新格至博學約諸義雖非本色尚自半合半離可以推之而通甚而謂性無善無惡謂三教合一謂朱子等於楊墨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是何識見只緣自信太過主張太勇忘其渾然者之尚異於聖人而惟據在我者之得不得為是非的然之公案耳又曰陽明嘗曰心即理也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漫曰心即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又曰無聲無臭見以善為精而為之摸寫之辭也真空也無善無惡見以善為粗而為之破除之辭也影空也又曰周子揭主靜是得手處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是入手事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又就中點出一活機括此大儒留下海上



單方也右五條趙旂公於涇臯藏稿中錄出愚云只此幾條  
便可見涇陽本領其闢陽明處有功朱子多矣至其以悟修  
分別朱王不免調停之意其云格至諸義尚可推而通之則  
又其所以調停之根也又以主靜為先儒之單方則其功夫  
可知矣大抵高頤是一樣派頭

涇陽謂王山陰羅盱江並以妙悟推而輿論不大滿者只為其  
襲傳食故事所至溷有司其門人且往之緣而為市耳愚按  
無論有緣而為市之弊即不然亦與孟子大不相同孟子明  
道以覺世王羅挾異說以惑世固不得因輿論之不滿王羅  
而并疑孟子答彭更公孫丑王子墊諸章也

天下中正之道方其盛也人皆尊而信之不敢有違其始衰也  
則陰違而陽奉之陰違不已必至顯背叛及其顯叛則百疾  
交作而人始覺其非矣於是憂世之士思起而救之而反之  
乎中正然病則不能即愈俗成則不能驟革往之陽奉而陰  
違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此陰違而陽奉者也高頤之推  
尊朱子此陽奉而陰違者也

葉臺山作申文定墓誌銘內云始言官請祀王守仁陳獻章於  
學宮議久不決公以為宜特為具疏折衷併胡居仁祀之按  
此是申公第一差處又云蒲州代江陵語公曰人言今稂莠  
之餘要在芟除公曰吾以為肅殺之應後有陽春此語申公  
好處在此差處亦在此又論國本曰上意無他但不欲此事  
出自臣下吾輩當恭默俟耳此語却不差



申文定墓誌載其乞休疏曰臣有至苦至難者如遷謫官負孰非宸斷明言之則謂歸過於上而不言則疑臣脩憾於中留中章奏何者不經御覽不請則疑臣蒙蔽而請之則又謂臣塞責邊務夷情本難遙度敗則詆臣失策而勝則疑臣欲借以叙功名對敷陳本為盛舉秘之則人多妄傳而播之則又謂臣誇示恩寵衆人所擬不當則以為私而當則以為偽衆人所賢未用則以為有意疎遠而既用則以為姑事虛糜事至於不得不辨之則以為爭端勝而必欲摧之不辨則以為氣餒而愈益攻之人至於非理相犯不容則以為狹隘而群非然之容則以為畏縮而肆然侮之一官而衆皆希覬不得者怨一事而兩人相左不從者怨今日之言如此明日之言又如彼與臣言然與他人言又不然人不論賢愚事不論當否與臣異者即以為是而欲引之升天與臣同者即以為非而欲擠之入淵似此物情似此風尚將使予奪不聽於朝廷而聽於衆庶之口吻去留不制於君上而制於小臣之掌握臣雖有百身千喙何能自解皇上即以簪履庇臣以鼎鉉優臣亦何能使臣不面慚而心慙也愚按文定至此亦真苦矣然使人不相信至於如此則亦豈無其由哉觀公力主陽明從祀則其學術可知其持已待人必不能無疚 誌中載攻公者王士性張文熙李植高桂饒伸萬國欽李用中湯顯祖李綰羅大鉉黃正賓

申公墓誌云其論治河以堤束水以水刷沙議自潘公季馴發



三魚堂  
之公遂以河委潘公後潘病去公謝事而分黃導淮之議行  
公感額曰漕自此多事矣愚按此可見天下大事必藉大臣  
主持於內

蔡虛齋寄李宗一書曰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又別是一乾  
坤矣天下之生紛：董：上之人都不甚照管號照管者亦  
未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  
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由他無置錫之地亦由他則夫今之  
士上既未得有祿下又不得為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  
懷安得全不為一家數口計久遠愚按此條即魯齋治生為  
急之意子貢貨殖亦是見周末事勢不能不如此但此過當  
不得寧拙無巧夫子所以不滿於子貢者以此後儒所以不  
滿於魯齋之言者亦以此非謂貨殖之必不可而治生之不  
當問也此處亦要得中

公明儀去織婦而公父文伯之母猶績豈可執一論耶

校書最難每遇兩本異同之處有彼此皆可通者有彼此皆不  
可通者又有不可通而彼此却同者至如反切及天文律曆  
輿地尤難校正

讀書有宜懸空者不懸宜則為偏倚有宜著寔者不著寔則為  
含糊

善讀書者變化其氣質不善讀書者助成其氣質因讀陶菴見  
義不為篇記

此

州縣官被叅者應究其幕賓其行取者亦許其薦一人



作文不可厭人之所同而求異但當因人之所晦而使明大抵  
風氣所趨有人：所共知必有人所不知處見一邊恆昧一  
邊所貴乎能文者為開其迷而已故學者當視文章為引導  
天下之事不當視為與天下爭勝之事





